

文心雕龍札記

丁卯六月
柳庶堪



303



黃侃著

文心雕龍札記

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文心雕龍札記目次

題辭及畧例

序志第五十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三十

情采第三十一

鎔裁第三十二

聲律第三十三

目次

目次

- 章句第三十四
麗辭第三十五
比興第三十六
夸飾第三十七
事類第三十八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文心雕龍札記

蘄春黃侃季剛撰

題辭及畧例

論文之書。尠有專籍。自桓譚新論。王充論衡。雜論篇章。繼此以降。作者間出。然文或湮闕。有如流別翰林之類。語或簡括。有如典論文賦之儕。其敷陳詳覈。徵證豐多。枝葉扶疏。原流粲然者。惟劉氏文心一書耳。雖所引之文。今或亡佚。而三隅之反。政在達材。自唐而下。文人踵多。論文者。至有標彙門法。自成部區。然糾察其善言。無不本之故記。文氣。文格。文德。諸端。蓋皆老生之常談。而非一家之眇論。若其悟解殊術。持測異方。雖百喙爭鳴。而要歸無二。世人忽遠而崇近。遺實而取名。則夫陽剛陰柔之說。起承轉合之談。吾儕所以爲難循。而或

者方矜爲勝義。夫飲食之道。求其可口。是故鹹酸大苦。味異而皆容于舌。函文章之嗜好。亦類是矣。何必盡同。今爲講說計。自宜依用劉氏成書。加之詮釋。引申觸類。旣任學者之自爲。曲暢旁推。亦緣版業而散見。如謂劉氏去今已遠。不足誦說。則如劉子立史通以後。亦罕嗣音。論史法者。未聞皮閣其作。故知滯於迹者。無向而不滯。通於理者。靡適而不通。自媿迂謹。不敢肆爲論文之言。用是依旁舊文。聊資啓發。雖無卓爾之美。庶幾以弗畔爲賢。如其彌違糾繆。以俟雅德君子。

文心舊有黃注。其書大抵成於賓客之手。故紕繆弘多。所引書往往爲今世所無。展轉取載而不著其出處。此是大病。今於黃注遺脫處。偶加補苴。亦不能一一徵舉也。

瑞安孫君札迻有校文心之語。並皆精美。茲悉取以入錄。今人李詳審言。有黃注補正。時有善言。間或疏漏。茲亦採取而別白之。

題辭及略例

文心雕龍札記

序志第五十

涓子琴心 涓子蓋即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之環淵。環淵楚人。為齊

稷下先生。此列仙傳所以稱為齊人言黃老道德之術。著書上下篇。琴心蓋即此書之名。猶王孫子一名巧心也。環一

作蠖。一作蝟。聲類並同。

古來文章以雕繆成體 此與後章文繡鞏悅離本彌甚之說。似有

差違。實則彥和之意。以為文章本貴修飾。特去甚去泰耳。全書皆此旨。

夫有肖貌天地 此數語本漢書刑法志。彼文曰。夫人肖天地之貌。

懷五常之性。則此有字當作人字。

執丹漆之禮器 丹漆之禮器。蓋籩豆也。三禮圖。玉函山房輯本凡有輯本者不更舉出處以省繁複云。

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周禮注曰。籩竹器圓者。

魏文述典 謂典論論文。文選有。

陳思序書 與楊德祖書中有序列文士之言。文選有。

應場文論

應場文質論

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四十二凡采自嚴輯者但舉嚴書卷數不更舉出處

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異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焯焯於廊廟。充冕旂旂。鳥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立靜儉嗇。潛化利用。

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辭夷世。摘藻奮
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列。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
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穀之桂裳。必
將游翫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
辭者。孟僖之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之所以困相鼠也。今
子棄五典之文。闇智禮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
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
唯賢是與。陸酈摘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剏其章律。叔孫定
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建天下者。非一士之術。
營宮室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自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
辟彊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豕鬪

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也。案此文汎論文質之宜。似非文論。以黃注指爲此篇。故錄之。

陸機文賦 文選有。

仲治流別 見全晉文七十七。全論已佚。僅得十許條。文繁不錄。當隨宜徵引於別篇。

宏範翰林 李充。晉書字弘度。此云宏範。或其字兩行。文僅存數條。

見全晉文
五十三

李充翰林論。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

成文矣。

潘安仁之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楊公。亦其義也。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

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研玉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

在朝論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

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此翰林論之一斑。觀其所取。蓋以沈思翰藻爲貴者。故極推孔
陸而立名曰翰林。

陸賦巧而碎亂。碎亂者。蓋謂其不能具條貫。然陸本賦體。勢不能如散文之叙錄有綱。此與總術篇所云。皆疑少過。

君山 桓譚新論頗有論文之言。今畧舉數條如左。

見全後漢文十

賈誼不左遷。矢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俊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楊雄不貧。則不

能作文言。

新論求輔篇

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

新論道賦篇

楊子雲工於賦。余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

同上

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以揆其能否。

同上

公幹 劉楨論文之言。今無攷。

吉甫 應貞論文之言。今無攷。

士龍 士龍與兄平原書牘。大抵商量文事。茲且錄一首。以示一節。

全晉文
一百二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潔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言。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爲爾不。

論文取筆 六朝人分文筆。大概有二途。其一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其一以有文采者爲文。無文采者爲筆。謂宜兼二說而用之。詳具總術篇札記。

原始以表末四句 謂明詩篇以下至書記篇每篇叙述之次第。茲

舉頌讚篇以示例。自昔帝學之世起。至相繼於時矣止。此原始以表末也。頌者容也。二句釋名以章義也。若夫子雲之表充國以下。此選文以定篇也。原夫頌惟典雅以下。此敷理以舉統也。

及其品列成文七句。此義最要。同異是非。稱心而論。本無成見。自少紛紜。故文心多襲前人之論。而不嫌其鈔襲。未若世之君子必以已言爲貴也。即如頌讚篇大意。本之文章流別。哀弔篇亦有取于摯君。信乎通人之識。自有殊于流俗已。

傲岸泉石。鮑照代挽歌。傲岸平生中。不爲物所裁。

文心雕龍札記

神思第二十六

神思 自此至總術及物色篇。析論爲文之術。時序及才畧已下三篇。綜論循省前文之方。比于上篇。一則爲提挈綱維之言。一則爲辨章衆體之論。詮解上篇。惟在探明徵證。權舉規繩而已。至於下篇以下。選辭簡練而含理闕深。若非反覆疏通。廣爲引喻。誠恐精義等於常理。長義屈於短詞。故不避駢枝。爲之銷解。如有獻替。必細加思慮。不敢以瓶蠶之見。輕量古賢也。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此言思心之用。不限于身觀。或感物而造端。或憑心而構象。無有幽深遠近。皆思理之所行也。尋心智之象。約有二端。一則緣此知彼。有斟量之能。一則即異求同。有綜合之用。由此

二方。以馭萬理。學術之原。悉從此出。文章之富。亦職茲之由矣。

神與物游。此言內心與外境相接也。內心與外境。非能一往相符。會當其窒塞。則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懌。則八極之外。理無不浹。然則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難於照境。必令心境相得。見相交融。斯則成連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滿志也。

陶鈞文思貴在虛靜。此與養氣篇參看。莊子之言曰。惟道集虛。老子之言曰。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爾則宰有者無。制實者虛。物之常理也。文章之事。形態蕃變。條理紛紜。如令心無天游。適令萬狀相攘。故爲文之術。首在治心。遲速縱殊。而心未嘗不靜。大小或異。而氣未嘗不虛。執璇機以運大象。處戶牖而得天倪。惟虛與靜之故也。

積學以儲寶。此下四語。其事皆立于神思之先。故曰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言于此未嘗致功。即徒思無益。故後文又曰。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言誠能秉心養術。則思慮不至有困。誠能含章司契。則情志無用徒勞也。紀氏以爲彥和練字未穩。乃明于解下四字。而未遑細審上四字之過也。

酌理以富才。凡言理者。必審於形名。檢以法式。虛以待物。而不爲成說所拘。博以求通。而不爲偏智所蔽。如此則所求之理。真信可憑。智力之充。由漸而致。不然。膠守腐論。錮其聰明。此賊其才。非富才之道也。

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半折心始者。猶言僅乃得半耳。尋思與文不能相傳。由於思多變狀。文有定形。加以研文常遲。馳思常速。以遲追

速。則文歉于意。以常馭變。則思溢于文。陸士衡云。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與彥和之言若重規疊矩矣。

張衡左思 案二文之遲。非盡由思力之緩。蓋敘述都邑。理資實事。故太冲嘗從文士問其方俗山川。是則其緩亦半由儲學所致也。

淮南崇朝而賦騷 孫君云。高誘淮南子序云。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至早食已上。此彥和所本。漢書本傳云。作傳。王逸楚辭序云。作章句。傳及章句。非崇朝所能就。疑高說得之。

駿發之士至 研慮方定 此言文有遲速。關乎體性。然亦舉其大概而已。世固有爲文常速。忽窘于數行。爲文每遲。偶利於一首。此由機有通滯。亦緣能有短長。機滯者驟難求通。能長者早有所豫。是故遲速之狀。非可以一理齊也。

博而能一。四字最要。不博則苦其空疏。不一則憂其凌雜。于此致意。庶思學不致偏廢。而罔殆之患可以免。

杼軸獻功。此言文貴修飾潤色。拙辭孕巧義。修飾則巧義顯。庸事萌新意。潤色則新意出。凡言文不加點。文如宿構者。其刊改之功。已用之平日。練術既熟。斯疵累漸除。非生而能然者也。

神
思

十八

文心雕龍札記

體性第二十七

體性 體斥文章形狀。性謂人性氣有殊。緣性氣之殊而所爲之文異狀。然性由天定。亦可以人力輔助之。是故慎於所習。此篇大旨。在斯。中間較論前世文士情性。皆細覘其文辭而得之。非同影響之論。紀氏謂不必皆塙。不悟因文見人。非必視其義理之當否。須綜其意。言氣韻而察之也。安仁閑居秋興。雖託詞恬澹。迹其讀史。至司馬安廢書而歎。稱他人之已工。恨己事之過拙。躁競之情。露於辭表矣。心聲之語。夫豈失之於此乎。原言語所以宣心。因言觀人之法。雖聖哲無以易。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是則以言觀人。其來舊矣。

惟是人情萬端。文體亦多遷變。拘者或執一文而定人品。則其語又
蹇碍而不通。其倒植之甚。則謂名德大賢。文宜則傲。神姦巨憝。文宜
弃捐。是則劉歆移讓太常。必不如茂叔通書橫渠兩銘之美。而宋明
語錄。其可模式等於九流之書也。是豈通論乎。唐人柳冕有言。以楊
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皆
非君子也。其說雖過。然猶愈於頌美大儒。謂道高即文美者。今謂人
之賢否。不係於文之工拙。而因文實可以窺測其性情。雖非若景之
附形。響之隨聲。而其大齊不甚相遠。庶幾契中之論。合於彥和因內
符外之旨者歟。

才有庸俊四句 才氣本之情性。學習並歸陶冶。括而論之。性習二
者而已。

筆區雲譎二語。李詳云。楊雄甘泉賦。於是大厦雲譎波詭。孟康曰。言厦屋變巧。乃爲雲氣水波相譎詭也。

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風趣即風氣。或稱風力。或稱體氣。或稱風辭。或稱意氣。皆同一義。氣有清濁。亦有剛柔。誠不可力強而致。爲文者欲練其氣。亦惟於用意裁篇致力而已。風骨篇云。深乎風者。述情必顯。又云。思不環周。索莫乏氣。無風之驗。可知情顯爲風。深之符。思周乃氣足之證。彼舍情思而空言文氣者。盪盪如係風捕景。烏可得哉。養氣篇說乃養神氣。以助思理。與此氣殊。

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體式全由研閱而得。故云鮮有反其習。數窮八體。八體之成。兼因性習。不可指若者屬辭理。若者屬風趣也。又彥和之意。八體並陳。文狀不同。而皆能成體。了無輕重之見存。

於其間。下文云。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然此處文例。未嘗依其次第。故知塗轍雖異。樞機實同。畧舉畛封。本無軒輊也。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義歸正直。辭取雅馴。皆入此類。若班固幽通賦。劉歆讓太常博士之流是也。

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理致淵深。辭采微妙。皆入此類。若賈誼服賦。李康運命論之流是也。

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豪釐者也。斷義務明。練辭務簡。皆入此類。若陸機之文賦。范曄後漢書諸論之流是也。

顯附者。辭宜義暢。切理厥心者也。語貴丁寧。義求周浹。皆入此類。若諸葛亮出軍表。曹冏六代論之類是也。

繁縟者。博喻釀采。焯燁枝派者也。辭采紛披。意義稠複。皆入此類。

若枚乘七發。劉峻辨命論之流是也。

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陳義俊偉措辭雄瓌皆入此類。

楊雄河東賦。班固典引之流是也。

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詞必研新意必矜剗皆入此類。

潘岳射雉。顏延之曲水詩序之流是也。

輕靡者浮文弱植縹渺附俗者也。辭須舊秀意取柔靡皆入此類。

江淹恨賦。孔稚圭北山移文之流是也。

八體屢遷。此語甚爲明愷。人之爲文難拘一體。非謂工爲典雅者。

遂不能爲新奇。能爲精約者。遂不能爲繁縟。下文云。八體雖殊。會通

合數。得其環中。則輻湊相成。此則擇本之談。通變之術。異夫膠柱鼓

舟之見者矣。

功以學成。此句已下。至才氣之大畧句。皆言學習之功。雖可自致。而情性所定。亦有大齊。故廣舉前文以爲證。

賈生俊發。史記屈賈列傳。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此俊發之徵。

長卿傲誕。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嵇康高士傳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蔑此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尙。此傲誕之徵。

子雲沈寂。漢書楊雄傳曰。然而好深湛之思。清靜而爲少嗜欲。此沈寂之徵。

子政簡傷。漢書劉向傳曰。向爲人簡傷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

於世俗。此簡傷之徵。

孟堅雅懿 後漢書班固傳曰。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此雅懿之徵。

平子淹通 後漢書張衡傳曰。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此淹通之徵。

仲宣躁銳 程器篇亦曰。仲宣輕脆。以躁競。魏志王粲篇曰。之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案此彥和所本。

公幹氣褊 魏志王粲篇注。引先賢行狀曰。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又引典畧載楨平視太子夫人甄氏事。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序曰。楨卓犖偏人。此氣褊之徵。

嗣宗傲儻 魏志王粲篇曰。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

莊周爲模。此倣儻之徵。

叔夜儁俠。魏志王粲篇曰。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注引康別傳曰。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儁。此儁俠之徵。

安仁輕敏。晉書潘岳傳曰。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詔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構愍懷文。岳之辭也。此輕敏之徵。

士衡矜重。晉書陸機傳曰。機服膺儒術。非禮不動。此矜重之徵。

才氣之大畧。此語甚明。蓋謂因文觀人。亦但得其大端而已。

才有天資。學慎始習。自此已下。言性非可力致。而爲學則在人。雖才性有偏。可用學習以相補救。如今所習紕繆。亦足以賊其天性。縱姿淑而無成。貴在省其所短。因其所長。加以陶染之功。庶成器服之美。若習與性乖。則勤苦而罕效。性爲習誤。則劬勞而鮮成。性習相資。

不宜或廢。求其無弊。惟有專練雅文。此定習之正術。性雖異而可共宗者也。

體
性

體
性

二十八

文心雕龍札記

風骨第二十八

風骨 二者皆假於物以爲喻。文之有意。所以宣達思理。綱維全篇。譬之於物。則猶風也。文之有辭。所以攄寫中懷。顯明條貫。譬之於物。則猶骨也。必知風即文意。骨即文辭。然後不蹈空虛之弊。或者舍辭意而別求風骨。言之愈高。即之愈渺。彥和本意不如此也。紬誦斯篇之辭。其曰怛悵述情。必始於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者。明風緣情顯。辭緣骨立也。其曰辭之持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者。明體恃骸以立。形恃氣以生。辭之於文必如骨之於身。不然則不成爲辭也。意之於文必若氣之於形。不然則不成爲意也。其曰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者。明言外無骨。結言之端直

者即文骨也。意外無風。意氣之駿爽者即文風也。其曰豐藻克瞻。風骨不飛者。即徒有華辭不關實義者也。其曰綴慮裁篇務盈守氣者。即謂文以命意爲主也。其曰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者。即謂辭精則文骨成。情顯則文風生也。其云瘠義肥辭。無骨之徵。思不環周。無氣之徵者。明治文氣以運思爲要。植文骨以脩辭爲要也。其曰情與氣偕辭共體並者。明氣不能自顯。情顯則氣具其中。骨不能獨章。辭章則骨在其中也。綜覽劉氏之論。風骨與意辭初非有二。然則察前文者欲求其風骨。不能舍意與辭也。自爲文者欲健其風骨。不能無注意於命意與修辭也。風骨之名。比也。意辭之實。所比也。今舍其實而求其名。則適令人迷罔而不得所歸宿。海氣之樓臺可以踐歷乎。病眼之空花可以把玩乎。彼舍意與辭而別求風骨

者。其亦海氣空華之類也。彥和旣明言風骨即辭意。復恐學者失命。意修辭之本。而以奇巧爲務也。故更揭示其術曰。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衢。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明命意修辭皆有法式。合於法式者以新爲美。不合法式者以新爲病。推此言之。風藉意顯。骨緣辭章。意顯辭章。皆遵軌轍。非夫弄虛響以爲風。結奇辭以爲骨者矣。大抵舍人論文。皆以循實反本。酌中合古爲貴。全書用意必與此符。風骨篇之說。易於凌虛。故首則詮釋其實質。繼則指明其徑途。仍令學者不致迷罔。其斯以爲文術之圭臬者乎。

捶字堅而難移。此修辭合法之效。大抵剪裁浮詞之法。宜令篇無盈句。句無贅字。字在句中。必有其用。非苟以足句也。句在篇中。必有

其用。非苟以充篇也。然唐以前文。有不工之文。少不工之句。唐以後之文。或工矣。而句或不工。此其故。關於文體者有之。關於捶字之術。亦有之也。

結響凝而不滯。此緣意義充足。故聲律暢調。凝者不可轉。遂。聲律以凝爲貴。猶捶字以堅爲貴也。不滯者。由思理圓周。天機駿利。所以免於滯澀之病也。

潘勗錫魏。此贊其選辭之美。

相如賦仙三句。此贊其命意之高。李云。漢書叙傳述司馬相如。蔚爲辭宗。賦頌之首。

魏文稱文以氣爲主。至殆不可勝。案文帝所稱氣。皆氣性之氣。此隨人而殊。不可力強者。惟爲文命意。則可以學致。劉氏引此以見文

因性氣。發而爲意。往往與氣相符耳。黃氏謂氣是風骨之本。未爲大繆。蓋專以性氣立言也。紀氏駁之謂氣即風骨。更無本末。今試釋其辭曰。風骨即意與辭。氣即風骨。故即意與辭。斯不可通矣。

風骨乏采。紀曰風骨乏采。是隨筆開合以盡意。此評是也。骨即指辭。選辭果當。焉有乏采之患乎。

鎔鑄經典之範。至紕繆而成經矣。此乃研練風骨之正術。必如此而後意真辭雅。雖新非病。紀氏謂補此一段以防縱橫踰法之弊。非也。

文術多門已下。此言命意選辭好尚各異。惟有師古酌中。庶無疵咎也。能研諸慮。何遠之有。指明風骨之即辭意。欲美其風骨者。惟有致力於修辭命意也。

風骨

文心雕龍札記

通變第二十九

通變 此篇大指。示人勿爲循俗之文。宜反之於古。其要語曰。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此則彥和之言通變。猶補偏救弊云爾。文有可變革者。有不可變革者。可變革者。遣辭捶字。宅句安章。隨手之變。人各不同。不可變革者。規矩法律是也。雖歷千載。而粲然如新。由之則成文。不由之而師心自用。苟作聰明。雖或要譽一時。徒黨猥盛。曾不轉瞬而爲人唾棄矣。拘者規摹古人。不敢或失。放者又自立規則。自以爲救患起衰。二者交譏。與不得已。拘者猶爲上也。彥和此篇。旣以通變爲旨。而章內乃歷舉古人轉相因襲之文。可知通變之道。惟在師古。所謂變者。

變世俗之文。非變古昔之法也。自世人誤會昌黎韓氏之言。以爲文必已出。不悟文固貴出於己。然亦必求合於古人之法。博覽往載。熟精文律。則雖自有造作。不害於義。用古人之法。是亦古人也。若夫小習自私。訐言欺世。旣違故訓。復背文條。於此而欲以善變成名。適爲識者所嗤笑耳。彥和云。誇張聲貌。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明古有善作。雖工變者不能越其範圍。知此則通變之爲復古更無疑義矣。陸士衡曰。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此言通變也。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此言師古也。抽繹其意。蓋謂法必師古。而放言造辭。宜補苴古人之闕遺。究之美自我成。術由前授。以此求新。人不厭其新。以此率舊。人不厭其舊。天動星回。辰

極無改。機旋輪轉。衡軸常中。振垂弛之文統。而常爲世師者。其在斯乎。

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放言遣辭。運思致力。即一身前後所作。亦不能盡同。前篇云。八體雖殊。變通會適。得其環中。則輻湊相成。是也。況於規摹往文。自宜斟酌損益。非如契舟膠柱者之所爲明矣。

數必酌於新聲。新舊之名無定。新法使人厭觀。則亦舊矣。舊法久廢。一旦出之塵藴之中。加以拂拭之事。則亦新矣。變古亂常而欲求新。吾未見其果能新也。

通變之術。詳在後文。所謂規畧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以攝契。然後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是也。體統旣味。雖有巧心。亦謂之不善變矣。

黃歌斷竹 斷竹歌見吳越春秋。不云作於黃世。彥和章句篇又云。斷竹黃歌。乃二言之始。以爲本於黃世。未知何據。

唐歌在昔 案上文黃歌斷竹。下文虞歌卿雲。夏歌雕牆。斷竹卿雲。雕牆皆歌中字。此云在昔。獨無所徵。倘昔爲蜡之譌。與禮記載伊耆氏蜡辭。伊耆氏或云堯也。

夏歌雕牆 此僞古文五子之歌辭。

序志述時其揆一也 據此知質文之變。獨在文辭。至於實際。古今所均也。

黃唐淳而質六句 此數句猶禮記云。虞夏之質。不勝其文。商周之文。不勝其質。乃比較之詞。意謂後遜於前。非謂楚漢以下。必無可師也。且彥和之所謂侈艷淺綺訛新。今日視之。皆爲佳製。故知所謂侈

者。視漢於周之言。所謂訛者。視宋於魏之言。彥和生當齊世。故欲矯當時習尚。反之於古。豈知文術隨世益衰。後世又不逮宋遠甚。或據彥和此言。以爲楚漢尙不能無弊。於是侈言旁搜遠紹。自東京以下。鮮有不遭攻射者。此則誤會前旨之過。彥和不爲此曹任咎也。

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彥和此言非教人直錄古作。蓋謂古人之文。有能變者。有不能變者。有須因襲者。有不可因襲者。在人斟酌用之。大氏初學作文。於摹擬昔文有二事當知。第一當取古今相同之情事而試序之。譬如序山川。寫物色。古今所同也。遠視黃山。氣成葱翠。適當秋日。草盡萎黃。古作此言。今亦無能異也。第二當知古今情事有相殊者。須斟酌而爲之。或古無而今有。則不宜強以古事傅會。施牀垂脚。必無危坐之儀。髡首戴帽。必無免冠之禮。此一事也。或古

有而今無。亦不宜以今事比合。古上書曰死罪而後世但曰跪奏。古允奏稱制曰可而後世但曰照所請。若改以就古。則於理甚乖。此二事也。必於古今同異之理。名實分合之原。旁及訓故文律。悉能諳練。然後擬古無優孟之譏。自作無刻楮之誚。此制文之要術也。

唐劉子玄模擬篇。謂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貌異心同。模擬之上。貌同心異。模擬之下。卒之以擬古不類爲難之極。竊謂模擬自以脫化爲貴。次之則求其的當。雖使心貌俱同。固無譏也。若乃貌同心異。固不可謂之模擬。但能謂之紕繆。子玄所舉殺大夫稱我。襲忘亡。書帝正。稱何以書。數條。要皆於昔文未嘗細覈。率爾放效。固宜其被誚也。

先博覽以精閱。博精二字最要。不博則師資不廣。不精則去取不

明。不博不精而好變古。必有陷濘之憂矣。

齷齪於偏解矜激於一致。彥和此言爲時人而發。後世有人高談宗派。壟斷文林。據其私心以爲文章之要。止此合之則是。不合則非。雖士衡蔚宗不免攻擊。此亦彥和所譏也。嘉定錢君有與人書一首。足以解拘攣。攻頑頓。錄之如左。

錢曉徵與友人書。

潛研堂文集三十五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模。視世俗冗蔓揉集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畧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於親

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于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所紀而畧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勛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間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餽飭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於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辭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使之增多。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

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此史家存類之法。漢書亦間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剏。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於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魄。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臯以古文爲時文。卻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

中垣一方癥結者矣。泥濘不及面質。聊述所懷。吾兄以爲然否。

文心雕龍札記

定勢第三十

古今言文勢者。提封有三焉。其一以爲文之有勢。取其盛壯。若飄風之旋。奔馬之馳。長河大江之傾注。此專標忼慨以爲勢。然不能盡文而有之。其次以爲勢有紆急。有剛柔。有陰陽向背。此與徒崇忼慨者異撰矣。然執一而不通。則謂旣受成形。不可變革。爲春溫者。必不能爲秋肅。近彊陽者。必不能爲慘陰。爲是取往世之文。分其條品。曰。此陽也。彼陰也。此純剛而彼畧柔也。一夫倡之。衆人和之。噫。自文術之衰。窳言文勢者。何其紛紛耶。吾嘗取劉舍人之言。審思而熟察之矣。彼標其篇曰定勢。而篇中所言。則皆言勢之無定也。其開宗也。曰。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明勢不自成。隨體而成也。申之曰。機發矢直。潤曲

湍回。自然之趣。激水不滯。槁木無陰。自然之勢。明體以定勢。離體立勢。雖立宰哲匠有所不能也。又曰。循體成勢。因變立巧。明文勢無定。不可執一也。舉桓譚以下諸子之言。明拘固者之有所謝短也。終譏近代辭人。以效奇取勢。明文勢隨體變遷。苟以效奇爲能。是使體束於勢。勢雖若奇。而體因之弊。不可爲訓也。贊曰。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明物不能有末而無本。末又必自本生也。凡若此者。一言蔽之曰。體勢相須而已。爲文者信喻乎此。則知定勢之要。在乎隨體。譬如水焉。槃圓則圓。孟方則方。譬如雪焉。因方爲珪。遇圓成璧。焉有執一定之勢。以御數多之體。趣捷狹之徑。以徇往舊之規。而陽陽然自以爲能得文勢。妄引前修以自尉荐者乎。是故彥和之說。視夫專標文勢。妄分條品者。若山頭之與井底也。視徒知崇愴慨者。相去乃不可以道

里計也。雖然。勢之爲訓隱矣。不顯言之。則其封畧不憭。而空言文勢者。得以反脣而相稽。考工記曰。審曲面勢。鄭司農以爲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是以曲面勢爲三。於詞不順。蓋匠人置藝以縣。其形如柱。傳之平地。其長八尺以測日景。故勢當爲藝。藝者臬之假借。說文。臬。射埠的也。其字通作藝。上林賦。弦矢分。藝殪仆。是也。本爲射的。以其端正有法度。則引申爲凡法度之稱。書曰。汝陳時臬事。傳曰。陳之藝極。作臬作藝作執。藝即執之後出字一也。言形勢者。原於臬之測遠近。視朝夕。苟無其形。則臬無所加。是故勢不得離形而成用。言氣勢者。原於用臬者之辨趣向。決從違。苟無其臬。則無所奉以爲準。是故氣勢亦不得離形而獨立。文之有勢。蓋兼二者之義而用之。知凡勢之不能離形。則文勢亦不能離體也。知遠近朝夕非藝所能自爲。則陰

陽剛柔亦非文勢所能自爲也。知趣向從違隨乎物形而不可橫雜以成見。則爲文定勢。一切率乎文體之自然而不可橫雜以成見也。惟彥和深明勢之隨體。故一篇之中數言自然而設譬於織綜之因於本地。善言文勢者孰有過於彥和者乎。若乃拘一定之勢。馭無窮之體。在彥和時則有厭黷舊式。顛倒文句者。其後數百年則有磔裂章句。隳廢聲均者。彼皆非所明而明之。知文勢之說者所不予也。要之文有坦塗而無門戶。彼矜言文勢。拘執虛名。而不究實義。以出於己爲是。以守舊爲非者。蓋亦研擲彥和之說哉。

並總文勢至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此明言迭用柔剛。勢必加以銓別。相其所宜。既非執一而鮮通。亦非雜用而不次。

宮商朱紫隨勢各配。宮商謂聲律。朱紫謂采藻。觀此知文質之用。

都無定準。

章表奏議已下六句 典論論文與文賦論文體所宜。與此可以參觀。

劉楨語 文之體指實強弱句有誤。細審彥和語。疑此句當作文之體指貴強。下衍弱字。

陸雲語 尙勢。今本陸士龍集作尙潔。蓋草書勢絜形近。初訛爲絜。又訛爲潔也。

定勢

五十

文心雕龍札記

情采第三十一

舍人處齊梁之世。其時文體方趨於縹麗。以藻飾相高。文勝質衰。是以不得無救正之術。此篇旨歸。即在挽爾日之頹風。令循其本。故所譏獨在采溢於情。而於淺露樸陋之文未遑多責。蓋揉曲木者未有不過其直者也。雖然。彥和之言文質之宜。亦甚明瞭矣。首推文章之稱緣於采繪。次論文質相待本於神理。上舉經子以證文之未嘗質。文之不棄美。其重視文采如此。曷嘗有偏畸之論乎。然自義熙以來。力變過江玄虛冲淡之習。而振以文藻。其波流所蕩。下至陳隋。言既隱於榮華。則其弊復與淺露樸陋相等。舍人所譏重於此而輕於彼。抑有由也。綜覽南國之文。其文質相劑。情韻相兼者。蓋居泰半。而蕪

辭濫體足以召後來之謗議者亦有三焉。一曰繁。二曰浮。三曰晦。繁者多徵事類。意在鋪張。浮者緣文生情。不關實義。晦者竄易故訓。文理迂回。此雖篤好文采者不能爲諱。愛而知惡。理固宜爾也。或者因彥和之言遂謂南國之文大抵侈艷居多。宜從屏棄。而別求所謂古者。此亦失當之論。蓋侈艷誠不可宗。而文采則不宜去。清真固可爲範。而樸陋則不足多。若引前修以自張。背文質之定律。目質野爲淳古。以獨造爲高奇。則又墮入邊見。未爲合中。方乃標樹風聲。傳詒來葉。借令彥和生於斯際。其所譏當又在此而不在彼矣。故知文質之中。罕能不越。或失則過質。或失則過文。救質者不得不多其文。救文者不得不隆其質。芻狗有時而見棄。滯統有時而利師。善學者高下在心。進退可法。何必以井蛙夏蟲自處。而妄謂冰海也哉。若夫言與

志反。劉氏所呵。察此過愆。非昔文所獨具。夫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此之諛詐。誠可笑嗤。還視後賢。豈無其比。博奕飲酒而高言性道。服食鍊藥而呵罵浮屠。乞丐權門而誇張介操。不窺章句而傳會六經。從政無聞而空言經濟。行才中人而力肩道統。此雖其文過於顏謝庾徐百倍。猶謂之采浮華而棄忠信也。焉得謂文勝之世士有夸言。質勝之時人皆篤論哉。蓋聞修辭立誠。大易之明訓。無文不遠。古志之嘉謨。稱情立言。因理舒藻。亦庶幾彬彬君子。孰謂中庸不可能哉。

情采

五十四

文心雕龍札記

鎔裁第三十二

作文之術誠非一二言能盡。然挈其綱維。不外命意修詞二者而已。意立而詞從之以生。詞具而意緣之以顯。二者相倚。不可或離。意之患二。曰雜。曰竭。竭者不能自宣。雜者無復統序。辭之患二。曰枯。曰繁。枯者不能求達。繁者徒逐浮蕪。枯竭之弊。宜救之以博覽。繁雜之弊。宜納之於鎔裁。舍人此篇專論其事。尋鎔裁之義。取譬於范金製服。范金有齊。齊失則器不精良。製服有制。制謬而衣難被御。洵令多寡得宜。修短合度。酌中以立體。循實以敷文。斯鎔裁之要術也。然命意修詞皆本自然。以爲質。必知駢拇縣疣。誠爲形累。鳧脛鶴膝。亦由性生。意多者未必盡可訾警。辭衆者未必盡堪刪剟。惟意多而雜。詞衆

而蕪。庶將施以鑪錘。加之剪截耳。又鎔裁之名取其合法。如使意鬱結而空簡。辭枯槁而徒畧。是乃以銖黍之金鑄半兩之幣。持尺寸之帛爲縫掖之衣。必不就矣。或者誤會鎔裁之名。專以簡短爲貴。斯又失自然之理而趨狹隘之途者也。

草創鴻筆已下八語。亦設言命意謀篇之事。有此經營。總之意定而後敷辭。體具而後取勢。則其文自有條理。舍人本意。非立一術以爲定程。謂凡文必須循此所謂始中終之步驟也。不可執詞以害意。舍人妙達文理。豈有自制一法。使古今之文必出於其道者哉。近世有人論文章命意謀篇之法。大旨謂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衝決。陳義蕪雜。其言本於舍人而私據以爲戒律。蔽者不察。則謂文章格局皆宜有定。

譬如案譜着棋。依物寫貌。戕賊自然以爲美。而舉世莫敢非之。斯未可假借。舍人以自壯也。章實齋古文十弊篇有一節論文無定格。其論閎通。足以藥拘攣之病。與劉論相補苴。茲錄於左。

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莫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志。故給事成性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蕭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蕭。譬如行船。鸚首重而柁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語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

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畫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府。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碁子。必不合矣。士衡才優已下一段。極論文之不宜繁。自是正論。然士龍所云清新相接不以爲病。士衡所云榛楛勿翦蒙茸集翠。亦有此一理。古人文傷繁者不厯士衡一人。閱之而不以繁爲病者。必由有新意清氣以彌縫之也。患專在辭。故其疵猶小。若意辭俱濫。斯真無足觀采矣。

文心雕龍札記

聲律第三十三

爲文須論聲律。其說始於魏晉之際。而遺文粲然可見者。惟士衡文賦數言。其言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錡崎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立黃之秩叙。故典澁而不鮮。

齊陸厥與沈約書云。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是韓卿以聲律之說。宜祖曹

劉典論論文。但云氣之清濁。有體非謂音律。清濁陸論似不無差失。至公幹明體勢者。今無可見。故但舉士衡之言爲首。

細審其旨。蓋謂文章音節須令

諧調。本之詩序。情發於聲。成文爲音之說。稽之左氏琴瑟專壹。誰能聽之之言。故非士衡所剏獲也。其後范蔚宗自謂識宮商。別清濁。能適艱難。濟輕重。遂乃譏訶古今文人。謂其多不全了此處。沈約作宋書於謝靈運傳後。爲論云。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

至其說勇於自崇。而皆忘士衡導其先路。所以來韓卿之議也。然聲律之論實以永明爲極盛之時。南史陸厥傳云。時盛爲文章。吳興沈

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音韻。封演聞見記周顒好爲體

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戴君聲韻考曰顒無書梁武帝不解四聲以問周捨捨卽頤之子蓋周沈諸人同時治聲韻各有別識議論各出而約爲尤盛

約等文皆用宮

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輕重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夫王謝諸賢身皆貴顯。佐以詞華。宜其致士流之景慕。爲文苑別闢術阡。卽實論之。文固以音節諧適爲宜。至於襞積細微。務爲瑣屑。笑古人之未工。詫此秘爲獨得。則亦賢哲之過也。彥和生於齊世。適當王沈之時。又文心初成。將欲取定沈約。不得不枉道從人。以期見譽。觀南史舍人傳。言約既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知隱侯所賞獨在此一篇矣。當

其時獨持己說不隨波而靡者。惟有鍾記室一人。其詩品下篇詆訶

王謝沈三子。皆平心之論。非由於報宿憾而爲之。南史燦傳燦嘗求譽於約約拒之及約卒燦品古今詩爲

評言其優劣云云蓋追宿憾以此報之也今案記室之言無傷直道南史所言非篤論也若舉此一節而言。記室固優於舍人無算

也。嗟乎。學貴隨時。人忌介立。舍人亦誠有不得已者乎。自梁以來聲

律之學愈爲精密。至於唐世文則漸成四六。詩則別有近體。推原其

朔。不能不歸其績於隱侯。此韓卿所云質文時異。今古好殊。謂積重

難反則可。謂理本宜然則不可也。紀氏於文心它篇則曰齊梁文格

卑靡。獨此學獨有千古。兩獨字不詞鍾記室以私憾排之。未爲公論也。夫言

聲韻之學在今日誠不能廢四聲。至於言文又何必爲此拘忌。紀氏

蓋以聲韻之學與聲律之文并爲一談。因以獻諛于劉氏。元遺山詩

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砒砒。紀氏之於文心亦若此矣。詳

文章原於言語。疾徐高下本自天倪。宣之於口而順。聽之於耳而調。斯已矣。典樂教胄子以詩歌。成均教國子以樂語。斯並文貴聲音之明證。觀夫虞夏之籍。姬孔之書。諸子之文。辭人之作。雖高下洪細判然有殊。至於便籀誦利稱說者。總歸一揆。亦何必拘拘於浮切。斷斷於宮徵。然後爲貴乎。至於古代詩歌。皆先成文章。而後被聲樂。諧適與否。斷以匈懷。亦非若後世之詞曲。必按譜以爲之也。自聲律之論興。拘者則留情於四聲八病。矯之者則務欲隨廢之。至於佶屈蹇吃而後已。斯皆未爲中道。善乎鍾記室之言曰。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斯可謂曉音節之理。藥聲律之拘。莊子云。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惟鍾君其足以與此哉。今仍順釋舍人之文。附沈陸鍾三君之說於後。

夫音律所始至聲非學器者也。詩大序疏云。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角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案冲遠此論與彥和有如合符矣。

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案彥和此數語之意即云言語已具宮商。文章下當祝二字。者下一豆。神明樞機四字一豆。吐納律呂四字一豆。

古之教歌四句。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曰。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同與爲教。案韓非之言乃驗聲之術。彥和引用以爲聲音自然之準。意與韓子微異。

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案此二句有訛字。當云宮商響高徵羽聲下。周語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禮記月令鄭注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案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詳見律歷志是宮商爲濁。徵羽爲清。角清濁中。彥和此文爲誤無疑。

抗喉二句。此言聲所從發。非蒙上爲言。

廉肉。樂記云。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注曰。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闕作進止所應也。正義曰。曲謂聲音回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案從鄭注。廉肉屬樂器言。不屬人聲言。

內聽難爲聰。言聲樂不調。可以聞而得之。獨於文章聲病往往不

僚。

凡聲有飛沈至亦文家之吃也。此即隱侯所云前有浮聲後須切響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者也。飛謂平清。沈謂仄濁。雙聲者二字同紐。疊韻者二字同韻。一句之內如雜用兩同聲之字或用二同韻之字則讀時不便。所謂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也。一句純用仄濁或一句純用平清則讀時亦不便。所謂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也。輓轡交往二語。言聲勢不順。黃注引詩評釋之大謬。

左礙而尋右二句。此與士衡音聲迭代五色相宣之說同情。究其治之之術亦用口耳而已。無他繆巧也。記室云。清濁通流口吻調利。蓋亦有尋討之功焉。非得之自然也。

聲畫 即謂文。揚子法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寄在吟詠吟詠滋味 案下吟詠二字衍。

異音相從謂之和 案一句之內聲病悉祛。抑揚高下合於唇吻。即謂之和矣。沈約云。十字之文顛倒相配。正謂此耳。

宮商大和至可以類見 案此謂能自然合節與不能自然合節者之分。曹潘能自然合節者也。陸左不能自然合節者也。紀評未憭。

詩人綜韻 此詩人對下楚辭而言。則指三百篇之詩人。

知楚不易 案文賦云。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彥和蓋引其言以明士衡多楚。不以張公之言而變。知楚二字乃涉上文字而訛。凡切韻之動四句 此言文中用韻取其諧調。若雜以方音反成詰詘。今人作文雜以古韻者亦不可不知此。

南郭之吹竽 南原作東。孫云。新論審名篇。東郭吹竽而不知音。袁

孝政注亦以齊宣王東郭處士事爲釋。是古書南郭自有作東郭者。不必定依韓子。但濫等事終與文義不相應。侃謹案彥和之意正同新論。亦云不知音而能妄成音。故與長風過籟連類而舉。章先生云。當作南郭之吹于耳。正與上文相連。莊子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此本南郭子綦語。而彥知遂以爲南郭事。儷語之文固多此類。後人不明吹于之義。遂誤加竹耳。侃謹案如師語亦得。但原文實作東郭。自以孫說爲長。

響滑榆槿 槿。禮記作董。釋文曰。菜也。

割棄支離二句 言聲病旣祛。宮商自正也。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

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資。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

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立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聘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立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立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上之篇。子荆琴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均。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

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陸厥與沈約書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尙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尙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算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尙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

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沮悟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此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由。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了一合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盡。古今好殊。將意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猶

且美惡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在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全齊文二十國

沈約答陸厥書

宮商之義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曆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

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叅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如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縹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全梁文三十八

詩品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而不聞宮

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曰。古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者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韻耶。齊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造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眺沈約揚其波。三賢咸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轉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於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沈休文酷裁八病。令人苦之。所謂八病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

韻小韻旁紐正紐是也。記室云蜂腰鶴膝間里已具。蓋謂雖尋常歌謠亦自然不犯之。可毋嚴設科禁也。茲彙括詩紀別集二所說釋八病如次。

平頭。

第一字不宜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宜與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一說句首二字並是平聲加（朝）（雲）晦初景（丹）（池）晚飛雪

上尾。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蜂腰。

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
一說第三字不得與第七字同韻如徐步（金）門且言（尋）上苑春

鶴膝。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大韻。

五言詩兩句中除韻外餘九字不得有字與韻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

小韻。

五言兩句中除韻外餘九字有自相同韻者如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衿

旁紐。

雙聲同兩句雜用如田夫亦知禮（寅）賓（延）上坐

正紐。

一紐四聲兩句雜用如我本漢（家）子來（嫁）單于庭

聲律

文心雕龍札記

章句第三十四

結連二字以上而成句。結連二句以上而成章。凡爲文辭。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凡覽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識其義者也。故一切文辭學術。皆以章句爲始基。所惡乎章句之學者。爲其煩言碎辭。無當于大體也。若夫文章之事。固非一僚章句而即能工巧。然而捨棄章句。亦更無趨于工巧之途。規矩以馭方員。雖刻瑯衆形。未有遜于規矩之外者也。章句以馭事義。雖牢籠萬態。未有出於章句之外者也。漢師之于經傳。有今文與古文異讀者焉。有後師與前師異讀者焉。凡爲此者。無非疑其義訓之未安。而求其句讀之合術而已。域外之文。梵土則言名句文身。而釋典列爲不相應行。又有離合六釋。

求名義者所宜悉。遠西自羅馬以降。則有葛拉瑪之書。其國土殊別。言語侷離者。無不有是物焉。近世有人取其術以馭中國之文。而或者以爲不師古。不悟七音之理。字母之法。壹皆得之異域。學者言之而不諱。祖之以成書。然則文法之書。雖前世所無。自君作故可也。彥和此篇。言句者聯字以分疆。又曰。因字而生句。又曰。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又曰。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其於造句之術。言之暫矣。然字之所由相聯而不妄者。固宜有共循之途轍焉。前人未暇言者。則以積字成句。一字之義果明。則數字之義亦必無不明。是以中土但有訓誥之書。初無文法之作。所謂振本知末通一萬畢。非有闕畧也。爲文章者。雖無文法之書。而亦能闇與理合者。則以師範古書。俱之相習。能僚古人之文義者。未有不能自正其文義者也。及至丹徒馬氏

學于西土。取彼成法。析論此方之文。張設科條。標舉品性。考驗經傳。而駕馭衆製。信前世所未有也。文通之書具在。凡致思于章句者。所宜覽省。小有罅隙。亦未足爲疵。蓋剏始之難也。今釋舍人之文。加以己意。期于夷易易遵。分爲九章說之。一釋章句之名。二辨漢師章句之體。三論句讀之分。有係于音節。與係于文義之異。四陳辨句簡捷之術。五畧論古書文句異例。六論安章之總術。七論句中字數。八論句末用韻。九詞言通釋。

一釋章句之名。說文。有所絕止。而識之也。施于聲音。則語有所稽。宜謂之。施于篇籍。則文有所介。宜謂之。一言之邁。可以謂之。數言聯貫。其辭已究。亦可以謂之。假借爲讀。所謂句讀之讀也。凡一言之停邁者用之。或作句投。或作句豆。或變作句度。其始皆

但作。耳。其數言聯貫而辭已究者。古亦同用絕止之義。而但作。從聲以變則爲章。說文。樂竟爲一章。是也。言樂竟者。古但以章爲施于聲音之名。而後世則泛以施之篇籍。舍人言章者明也。此以聲爲訓。用後起之義。傅麗之也。句之語原于。說文。鈎識也。從反。是亦所以爲識別。與。同意。章先生說。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至公車上書。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乙非甲乙之乙。乃鈎識之。字見于傳記。惟有此耳。聲轉爲曲。曲古文作。正象句曲之形。凡書言文曲。荀子言曲折。漢書藝文志言曲度。傳毅舞賦皆言聲音于此稽止也。又轉爲句。說文曰。句。曲也。句之名。秦漢以來衆儒爲訓詁者乃有之。此由諷誦經文。於此小選。正用鈎識之義。舍人曰。句者局也。此亦以聲爲訓。用後起之義。傅麗之也。詩疏曰。古者謂句

爲言。論語以思無邪爲一言。左傳。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以告人也。及趙簡子云。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案古稱一言。非必詞意完具。但令聲有所稽。卽爲一言。然則稱言與稱句無別也。總之句讀章言四名。其初但以目聲勢。從其終竟稱之。則爲章。從其小有停遞言之。則爲句。爲曲。爲讀。爲言。降後乃以稱文之詞意完具者爲一句。結連數句爲一章。或謂句讀二者之分。凡語意已完爲句。語意未完語氣可停者爲讀。此說無徵于古。檢周禮宮正注云。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又御史注云。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敷。立以爲不辭。故改之。案康成言讀火絕之。是時語意已完乃稱爲讀。又云不辭。不辭者文義不安之謂。若語勢小有停頓。文義未卽不安。何以必須改破。故知讀亦句之異名。連言句讀

者。乃復語而非有異義也。要之語氣已完可稱爲句。亦可稱爲讀。前所引先鄭二文是矣。語氣未完可稱爲讀。亦可稱爲句。凡韵文斷句多此類矣。文通有句讀之分取便學者耳非古義已然若乃篇章之分。一著簡冊之實。一著聲音

之節。以一篇所載多章皆同一意。由是謂文義首尾相應爲一篇。而後世或即以章爲篇。則又違其本義。案詩三百篇。有一篇但一章者。有一篇累十六章者。此則篇章不容相混也。其他文籍。如易二篇不可謂之二章。孟子七篇。不可謂之七章。老子著書上下篇。不可謂之二章。自雜文猥盛。而後篇章之名相亂。舍人此篇云。積章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又云。篇有小大。蓋猶是本古誼以爲言。今謂集數字而顯一意者。謂之一句。集數意以顯一意者。謂之一章。一章已顯則不待煩辭。一章未能盡意則更累數章以顯之。其所顯者仍爲一意。

無問其章數多寡。或傳一人。或論一理。或述一事。皆謂之一篇而已矣。

二辨漢師章句之體。學記曰。古之教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曰。離經。斷句絕也。詳記文所述學制。鄭皆以周禮說之。是則古之教者。謂周代也。其時考校已以離析經理斷絕章句爲最初要務。爾則章句之學。其來久矣。凡離析文理。必先辨字誼。故六書之學。課於保氏。而周公親勒爾雅之文。詩蒸民曰。古訓是式。孔子告哀公曰。爾雅以觀于古。蓋未有不僚古訓。而能離析經理者。故知經之有傳訓。凡以爲辨別章句設也。尋左氏載春秋時人引詩。往往標舉篇章次第。若楚莊王之述周頌。及稱巧言之卒章。楊之水卒章句四言者。知爾時離析章句。爲學者所習爲矣。子夏序詩。于東山篇分別四章之義。明文

炳然。然則毛公故言所分章句。皆子夏傳之也。章句本專施于詩。其後離析衆書文句者。亦有章句。易則有施孟梁丘章句。書則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春秋則有公羊穀梁章句。左氏尹更始章句。班固賈逵則作離騷經章句。章句之始。蓋期于明析經理而止。經有異家。家有異師。訓說不同。則章句亦異。弟子傳師說者。或更增益其文。務令經義敷暢。至其末流。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而章句之文。于是滋多。秦恭延君增師法至百萬言。說堯典篇目兩字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此則破析經文。與章句之本義乖矣。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榮減爲二十三萬言。其子郁復刪省成十二萬言。是則章句之文可以損之又損。知其多者皆浮辭也。漢師傳經。亦有不用章句者。如費氏傳經。但以十翼解經。而申公傳詩。亦獨有訓

故。然皆以證明經義爲主。斯有章句之善。而無章句之煩。故足邵也。若其馳逐不反。以多爲貴。學者但記師說。幼童而守一執。白首而後能言。是以通人恥之。若楊子雲自傳。稱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班固傳亦稱固不爲章句。但舉大義。論衡超奇篇。目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知章句之末流。爲人詬病甚矣。然未可因是而遂廢章句也。經傳章句存者。上有毛傳。次有趙岐之於孟子。王逸之於楚詞。其他東漢經師章句遺文。猶有可考見者。蓋皆雅暢簡易。不如西漢今文諸師之煩。固知章句亦自有可法者在也。詳章句之體。毛公最爲簡潔。其於經文。但舉訓故。又義旨已具序中。自非委曲隱約者。不更敷暢其詞。若邵卿叔師。則旣作訓故。又重宣本文之義。視毛公已爲繁重矣。案邵卿孟子題辭。言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

旨。此則一章之誼。已在章指之中。而又每句別加注解。斯可謂重出。然本取施於新學。故可宗也。趙氏章句。大氏複衍本文。有類後世講章。如孟子見梁惠王句。下章句云。孟子適梁。惠王禮請孟子見之。此爲不解而能明者也。叔師之作楚詞章句。亦以明指趣爲急。故文有繁焉。如朕皇考曰伯庸句。旣已逐字註解。又總釋之曰。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此亦不待煩言。漢師說經。於文義難知處。或加疏釋。其文亦不辭繁。觀服子慎左氏解誼。釋宣二年傳文一則可見。宣二年傳。宋鄭戰於大棘。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杜以子之馬然爲華元之辭。對曰爲

羊斟之詞。既合而來奔。記者之詞。正義引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語。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辭。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卽謂華元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衆云。叔牂卽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卽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卽來奔。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歸。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詳此三說之殊。皆數言可了。必複引經文。增字爲釋。此章句之體也。要之章句之用。在使經文之章句由之顯明。

是故丁將軍說易訓故舉大義。亦稱爲小章句。故知順釋經文。使人因之以得文曲者。雖不名章句。猶之章句也。漢師句讀經文。今古文或殊。前後師或殊。所以違異。必加辨說之辭。康成之注三禮。有屢改舊讀者已。何邵公公羊解詁序。亦閔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故知家法有時而殊。離經彼此不異。降至後世。義疏之作。布在人間。考證之篇。充盈篋笥。又孰非章句之幻形哉。今謂孳探古籍。必自分析章句始。若其駢枝之辭。漫羨之說。則宜有所裁。

三論句讀有係於音節與係於文義之異。文章與語言本同一物。語言而以吟咏出之。則爲詩歌。凡人語言聲度不得過長。過長則不便於喉吻。雖詞義未完。而詞氣不妨稽止。驗之恆習。固有然矣。文以載言。故文中句讀。亦有時據詞氣之便而爲節奏。不盡關於文義。至

於詩歌。則句度齊同。又本無甚長之句。顏延之譏摯虞文章流別。以詩有九言爲非。以爲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斯可謂諳製句之原者也。世人或拘執文法。強作分析。以爲意具而後成句。意不具則爲讀。不悟詩之分句。但取聲氣可稽。不問義完與否。如關雎首章四句。以文法格之。但兩句耳。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但當爲讀。蓋必合下句而義始完也。今則傳家並稱爲句。故知詩之句。徒以聲氣分析之也。又如定之方中篇。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七月篇。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自文法言皆一句也。而傳家仍分爲二若三。此又但以聲氣論也。其最長者。如韓奕篇。王錫韓侯。淑旗綏章。簞第錯衡。立袞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幟。倬革金厄。凡二十八字。使但誦爲一句。不幾令人唇吻告勞矣乎。詩歌旣然。無韻之文亦爾。如書臯陶謨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自文法言亦塵一句。然當帝舜出言時。必不能使聲氣蟬聯。中無間斷。故知自聲勢言。謂之數句可也。左傳載臧僖伯諫隱公之辭。有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又欒武子論楚事之辭。有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皆累數十名而成一辭。當其發語之時。其稽止之節。固已數矣。要之以聲氣爲句者。不僚文法必待意具而後成辭。則義悒或至離析。以文法爲句者。不僚聲氣但取協節。則詞言或至失調。或乃曰意完爲句。聲止爲讀。此又混文義聲氣爲一。祇以增其糾紛。今謂句讀二名。本無分別。稱句稱讀。隨意而施。以文義言雖累百名而爲一句。旣

不治之以口。斯無嫌於冗長。句中不更分讀可也。以聲氣言。字多則不便諷誦。隨其節奏以爲稽止。雖非句而成句可也。學者日治之時。宜知文法之句讀。口治之時。宜知音節之句讀。

文法之句雖長。有時不能中斷。蓋旣成一辭。即無從中截削之理。如上舉左氏文。但言楚自克庸以來。知此六字緣何而發。但言日討國人而訓之。知其所訓何事。又別析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爲二句。知其上蒙何文。故此二十五字中。無處可加鈎識。強立讀名。斯無謂也。

四陳辨句簡捷之術 馬氏文通於析句之術。言之綦詳。其言曰。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意已全者曰句。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意未全者曰讀。凡句讀中字少長而辭意應少住者曰頓。頓者。所以便誦讀。於句

讀之義無涉也。讀之用有三。一用如名字。二用如靜字。三用如狀字。謹案馬氏所立三名。特以資講說之便。即實論之。覽文惟須論句而已。頓之名。馬氏自云於句讀之義無涉。今不復辨。至如馬氏所謂讀。實即句中之句。其用於句中。雖累十名。等於一字之用。然則瞭於成句之理者。未有不能辨字位之所處者也。知數字在句中所處之位。與一字在句中所處之位相同。則讀之名可廢矣。今謂辨句之法。但察其意義完具與否。有時以二字成句可也。有時累百名成句可也。蓋今世所謂句。古昔謂之辭。其本字爲詞。說文曰。詞。意內而言外也。此謂以言表意。言具而意顯。然則雖言而意不顯。不得謂之成詞。易曰。情見乎辭。又曰。辭以盡言。故語言成辭。則情趣可見。文章成辭。則意誼自昭。昔之審誥文義。申說旨趣者。皆視其成辭與否。故漢師於

舊解失義者謂之不辭。言辭不比叙。意不昭明也。子夏讀晉史三豕渡河。而知其爲己亥之誤。以三豕渡河四字不辭也。孟仲子讀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爲不似。毛公用其天命無極之說。而不從其讀。以天命不似爲不辭也。公羊釋伯于陽經文。以爲史記之誤。以伯于陽三字不辭也。穀梁釋夏五經文。以爲傳疑。以夏五二字不辭也。故審乎立辭之術。則古書文讀可以理董而無滯矣。荀子正名篇之釋名辭辨說。蓋正名之術。貫通一切文章。固知析句之法。古人言之已憭。後有述者。莫能上也。荀子之言曰。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楊注曰。名之用本在於易知也。又曰。累而成文。名之麗也。注曰。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爲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同儷。配偶也。又曰。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注曰。淺與深俱不失其所。則爲知名也。又曰。名也者。

所以期累實也。注曰。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當爲異實。所以期於實名異也。又曰。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注曰。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異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又曰。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注曰。動靜是非也。言辭說也者。不唯兼異常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者也。案古所謂名。卽後世所謂字。儀禮記。百名以上。謂百字以上也。由字得義。故曰名聞實喻。字與字相傳麗。比輯之以成辭。故曰累而成文。積字以表義。故曰名以期累實。集數字爲一辭。字義雖殊。所詮惟一。故曰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設辭盡情。辭具而意章。錯綜衆字以闡一事。故曰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夫其解析文理有倫。

有脊若此。孰謂文法之書。惟西土擅長乎。今即荀子所謂辭以辨文句。則凡能成意者皆得謂之句。是故桓公元年經書春王正月即位。必連公即位三字而後成辭。隱公元年不書即位。而亦得成辭。以不書即所以見意也。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不書正月。以正月未行即位禮故。然書王三月與隱公二年經之王二月。傳之王三月。詞例正復相同。彼既不得斷春王爲句。知此亦不得斷春王爲句。而公穀二家並從春王斷句。斯未識春王二字不成辭也。左氏於此不釋。杜本亦從二家於春王斷句。蓋誤。循是推之。凡集數字成文。如其意有所詮。雖文有闕省。亦復成辭。則知字雖多而意不顯。不能謂之成辭也。茲取史記文數則釋之。但以集數字論一意者爲句。期令斷句之術。簡捷易知。若夫馬氏之言。自有文通之書在。無事勦說於此也。

史記封禪書

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句 匿其年及其生長句 常自謂七十句 能使物卻老句 其游以方徧諸侯句 無妻子句 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句 常餘金錢衣食句 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人愈信爭事之句 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句 嘗從武安侯飲句 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句 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句 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句 一坐盡驚句 少君見上句 有古銅器句 問少君句 少君曰句 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句 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句 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句 少君言上曰句 祠竈則致物句 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句 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句 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句 見

之以封禪則不死句 黃帝是也句 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句 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句 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句 合則見人句 不合則隱句 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句

史記孔子世家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句 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句 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句 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句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句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句

以上二文。文通亦徵引之。而斷句頗有不同。愚今以意分析。未敢自謂不謬也。

文通十彖六釋讀。言讀之別有三。一有接讀代字。如者字所字。用者字者。公羊傳。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用所字者。莊子云。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案天下至爲君已成句。加者字則等於一名詞矣。數不能分已成句。加所字則等於一名詞矣。故凡用接讀代字者。無異化數字以爲一名詞也。二起語二詞之間。參以之字。如孟子北宮黝之養勇也。流水之爲物也。案北宮養勇已成句。加之字則等一名詞矣。三弁讀之連字。謂若句首用若即如使雖縱等字。案此等句以文理言。但作句觀。不視同一字。馬氏又言讀之用三。一用如名詞。二用如靜字。是則讀等於字。可毋煩言。三用如狀字。謂以讀記處。若論語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以讀記時。若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以讀記容。若左傳夫子之在此也。如燕之巢於幕上。

案讀用如狀字之式。有讀即爲句。如第三式是也。有讀作一字。用前二式是也。

四約論古書文句異例。恆文句讀。但能辨解字誼。悉其意情。即可瞭然無疑。或專以文法剖判之。亦可以無差忒。惟古書文句駁犖奇佻者衆。不悉其例。不能得其義情。言文法者。於此又有所未暇也。幸顧王俞諸君。有成書在。茲刪取其要。分爲五科。科有細目。舉舊文以明之。皆辨審文句之事。若夫訂字誼。正訛文。雖有關於文句。然於成辭之質無所增省。雖有條例。不闌入於此云。

第一倒文

一句中倒字

左傳昭十九年。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

順言當云怒於室色於市

孟子盡心下。若崩厥角稽首。順言當云厥角稽首若崩

二倒字叶韵

詩節南山篇。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順言當云無殆小人

墨子非樂上引武觀曰。啓乃淫溢。野於飲食。將將銘苴磬以力。

順言當云飲食於野

三倒句

左傳閔公二年。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順言當云與其

及也猶有令名

禮記檀弓篇。蓋殯也。問於郕曼父之母。順言當云問於郕曼父之母蓋殯也

四倒序

周禮大宗伯職。以肆獻裸言先王。以次第言裸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

書立政。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第二省文

一蒙上省

書禹貢。終南惇物。至於鳥鼠。不言治蒙上荆岐既旅之文

左傳定四年。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奔不言楚人食而從之。不言吳人蒙上

二因下省

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三百者三百日也。不言日因下省

詩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在野在宇在戶皆蟋蟀也。不言者因下省

三語急省

左傳莊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速官諉。敢不敢也。語急省

公羊傳隱元年。如勿與而已矣。如不如也。語急省。

四因前文已具而省

易同人九三。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象意。

當說同人之先號而後笑以中直也。今但曰同人之先蒙上省也。易傳此例至多。

詩板篇。天之牖民。如堦如筵。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無曰益。牖

民孔易。無曰益但承携言以文。不便省堦筵以下也。

五以疏畧而省

論語。沽酒市脯不食。當云沽酒不飲疏畧也。

左傳襄二年。以索馬牛皆百匹。牛當稱頭疏畧也。

六反言省疑詞

書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有命在天也。

老子七十七章。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弗處。其不欲見賢。

言其不欲見賢乎

七記二人之言省曰字

孟子滕文公篇。從許子之道。至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皆陳相之詞。上省曰字。

禮記檀弓篇。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

食食。

自吾三臣者以上皆昭子之詞。而省曰字。

第三複文

一同義字複用

左傳襄三十一年。繕完葺牆以待賓客。

繕完葺三字同。諛○二字複用。不可悉數。

左傳昭十六年。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庸次比耦四字同義

一二複句

易繫辭。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

也。下賾字鄭虞王本皆同今本作動

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

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詩中複句極多不能悉數

三兩字義類相因牽連用之而複

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言養幼者牽於老而言之

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言造馬者牽於車而言之

四語詞疊用

尚書多方篇。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靖。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十一句中三爾曷不字四爾乃字

詩大雅綿篇。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啟。四句疊用八迺字

五語詞複用

書秦誓。尙猶詢茲黃髮。言尙又言猶

禮記檀弓篇。人喜則斯陶。言則又言斯

六一人之詞中加曰字

左傳哀十六年。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

以當五百人矣。下曰字仍爲乞語此記者加以更端

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曰字陽虎自答此自爲問答之詞

第四變文

一用字錯綜

春秋僖十六年。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上言石五下言六鷁錯言之耳

論語迅雷風烈。即迅雷烈風

二互文見義

禮記文王世子篇。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道達矣。鄭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祭統篇。王后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純服。曰鄭

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

三連類並稱

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或用丁或用己

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哭夫爲杞梁妻事華周妻乃連類言之也

四兩語平列而實相聯

論語。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言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詩蕩篇。侯作侯祝。傳曰作祝詛

五兩語小殊而實一意

詩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參差荇菜。左右求之。傳曰流求也

禮記表記。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數即長短小大

六變文叶韵

易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處止也與雨韵故變言處

詩鄘風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口。只。傳曰天謂父也正義曰先母後天取其韵有案變父言天亦取韵句耳

七前文隱沒至後始顯

禮記曲禮篇。天子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下言異姓則上言同姓明矣

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子顯以致命

於秦穆公。上不言使人爲誰至後始顯

八舉此見彼

易文言。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

禮記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

一命。鄭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

九上下文語變換

書洪範。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爰卽日也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焉卽之也

十叙論並行

左傳僖三十三年。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不替孟明乃記者之詞

史記周本紀。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皇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九

字夾叙于祝文之中再拜稽首叙其事曰者史佚更讀祝文也

十一錄語未竟

左傳襄二十五年。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下無文

史記高紀。諸君必以爲便國家。下無文

第五足句

一問語

書君奭。迪惟前人光。惟問語也

左傳隱十一年。天而既厭同德矣。而問語也

二助語用虛字

詩車攻篇。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不驚驚也。不盈盈也。

書洪範。皇建其有極。有極極也

三以語齊句

詩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不字所以齊句

無羊篇。衆維魚矣。旒維旗矣。維字所以齊句

右所甄舉。大抵取之古書疑義舉例中。其文與恒用者殊特。不僚其例。則於其義茫然。或因以生誤解。文法書雖工言排列組織之法。而

於舊文有所不能施用。蓋俞君有言。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斯言諒矣。茲爲講說計。竊取成篇。聊以證古書文句之異。若其詳則先師遺籍具在。不煩羅縷於此云。

六論安章之總術 舍人此篇。當與鎔裁附會二篇合觀。又證以文賦所言。則於安章之術灼然無疑矣。此篇云。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回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章句在篇。如繭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附摹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

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案此文所言安章之法。要於句必比叙。義必關聯。句必比叙。則浮辭無所容。義必關聯。則雜意不能羸。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須成辭。集數字以成辭。字與字必相比叙也。集數句以成章。則句與句亦必相比叙也。字與字比叙。而一句之義明。句與句比叙。而一章之義明。知安章之理無殊乎造句。則章法無紊亂之慮矣。文心云。引而伸之。則兩句數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夫句可展爲章。章可刪爲句。知章句之理本無二致矣。一章所論。必爲一意。一意非一句所能盡。故必累句以明之。而此諸句所言。皆趣以明彼之一意。然則諸句之間。必有相待而不能或離者。是故前句之意。或以啓下文。後句之意。或以足上旨。使去其一句。則義因之以晦。橫增一句。則義因之不安。蓋句中一字之增損。足以

累句。章中一句之增損。亦足以累章。若知義必關聯。則二意兩出。同辭重句之弊。可以祛矣。然臨文安章。每苦杌隉。操末續顛。勢所不免。是故鎔裁篇說。安章要在定準。準則既定。奉以周旋。則首尾圓合。條貫統序。文行之後。與意合符。此則先定章法。後乃獻替節文。亦安章之簡術也。凡篇章立意。雖有專主。而枝分條別。賴衆理以成文。操毫時既有牽綴之功。脫藁後復有補苴之事。文不加點。自古所稀。易句改章。文士常習。是以舍人復有附會之篇。以明修潤之術。究其要義。亦曰總綱領。求統緒。識腠理。會節文而已。大抵文既成篇。更有增省。必須俯仰審視。細意彌縫。否則刪者有斷鶴之憂。補者有贅肱之誚。尺接寸附。爲功至煩。故曰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文賦曰。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

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于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此文所言安章之術。雖簡實足包括舍人三篇之言。至言銓衡所裁。應繩必當。注云。言銓衡所裁。苟有輕重。雖應繩墨。須必除之。則章法謹嚴極矣。統之安章之術。以句必比叙。義必關聯爲歸。命意於筆先。所以立其準。刪修於成後。所以期其完。首尾周密。表裏一體。蓋安章之上選乎。

七論句中字數 此篇言句中字數。兼文筆二者言之。無韻之文。句

中字數蓋無一定。彥和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

案格爲裕之誤

而非緩。或變

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此謂無韻之文。以四字六字爲適中。密而不促。裕而非緩。即謂得緩急之中。變以三五。但爲權節。則四字六字爲合中明矣。李詳云。十駕齋養新錄。据此謂駢儷之文。宋人或謂

之四六。梁時文字已多用四字六字矣。蓋猶拘於當時文體。其實句中字數。長短無恒。特古人文章即是言語。若遇句中字多。無害中加稽止。觀前所引詩大雅左傳文而可明也。至後世之文。則造句不宜過長。若賈誼過秦論。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三句。范蔚宗宦者傳論。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六句。皆難於諷誦。必當中加稽止。斯固不必輕於放效者也。自四六體成。反之者變爲古文。有意參差其句法。於是句度之長。有古所未有者。此又不足以譏四六也。曾鞏南齊書序。是可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叙難顯之情者乎。又曰。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叙難顯之情者乎。又曰。然顧

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
知之意。文不足以叙難顯之情者何哉。句法奇長若此。令人怪笑。然
此猶曰無韻之文也。至歐陽修祭尹師魯文。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皆爲韻語。而句法之長有一句三十四字者。有一句三十二字者。此
真古之所未有也。

夫文之句讀隨乎語言。或長或短。取其適於聲氣。拘執四六者固非。
有意爲長句者亦未足範也。若夫無韻之文。句中字數。則彥和此篇
所說。大要本之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
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
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
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

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詩疏引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緩闡不協金石。仲治言未可据。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此彥和說所本。詩疏則云。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成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四字者。關關雎鳩之類。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之類。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之類。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之類。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据冲遠之言。則詩無九字。蓋自楚詞有之。

漢人賦句有十餘字者。以不歌而誦。故無嫌也。然至十餘字止矣。未有若宋人之一句三十餘字者也。

彈竹之謠。李詳引黃生義府云。此未知詩理。蓋此必四言成句。語脈緊。聲情始切。若讀作二言。其聲擘緩而不激揚。恐非歌旨。若昔人讀黃絹幼婦外孫壘白爲二言四句。此實妙解文章之味。又古人八字用四韻者。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韓非名正物定。名徙物倚。是也。案黃歌四句。而黃生以爲二句。黃絹辭二句。而黃生以爲四句。且曰妙解文章之味。未知抑揚之所由。

八論句末用韻。彥和引魏武之言。今無所見。士龍說見與兄平原書。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彥和謂其志同枚賈。觀賈生弔屈原及鵬賦。誠哉兩韻輒易。惜誓及枚乘七發乃不盡然。彥和又謂劉歆

桓譚百韵不遷。子駿賦完篇存者惟遂初賦。固亦四句一轉也。其云折之中和。庶保无咎者。盖以四句一轉則太驟。百句不遷則太繁。因宜適變。隨時遷移。使口吻調利。聲調均停。斯則至精之論也。若夫聲有宮商。句中雖不必盡調。至於轉韵。宜令平側相間。則聲音參錯。易於入耳。魏武嫌於積韵。善於資代。所謂善於資代。即工於換韵耳。

前釋漢師章句之體條中。引禮記離經辨志。但据鄭注以離經爲斷句。近世黃元同先生。更以辨志爲斷章。且極論離經辨志之要。其言甚美。茲遂錄如左。

黃以周離經辨志說

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爲中年考校之法。鄭注離經辨志。其義本通。後人轉求其

深。反失記意。初年所視。義母深說。易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記曰。不
陵節而施之謂孫。此之謂也。且如鄭所解離經辨志。亦甚難矣。古離
經有二法。一曰句斷。一曰句絕。句斷今謂之句逗。古亦謂之句投。選文

長笛賦斷與逗投皆音近字。句斷者。其辭於此中斷。而意不絕。句絕則辭

意俱絕也。鄭注離訓斷絕。兼兩法言。云斷句絕也者。欲句字兩屬之

爾。禮經有其例注亦多用斯意離經專以析句言。孔疏章句兼說。既非鄭義。俗本作章

斷句絕也。更失鄭意。斷章乃辨志之事。志與識通。辨志者。辨其章指
而標識之也。鄭讀志如字。云別其志意之趣鄉。趣鄉釋志。志者心之
所之也。其志意謂經之志意也。孔疏志屬學者。辨屬考校者。於上視
字既觸。於下文法亦違。鄭意當不爾也。古者教國子以詩書禮樂四
術。詩周南本作一什。關雎之後即繼葛覃。學者以其志趣不同。分之

爲篇。別之以章。題曰關雎幾章。葛覃幾章。題即標識之謂也。而云辨者。章法無一定。任學者自分之。毛詩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其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是毛鄭標識不同也。常棣毛詩分八章。章四句。中庸連引妻子好合六句。辨其志趣。後兩章宜合爲一。由是推之。毛詩所分五章六章。亦謂禦侮思兄弟。平安又重友生。辨其志趣。亦不必分爲二。說詳先君傲居是毛公之標識。亦不能無失也。闕宮之分章。至今無定說。然此猶其大焉者。至毛詩分周頌桓賚爲兩篇。據左傳桓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是篇弟之標識。亦有不同矣。此非辨志有各別而考校者所當視乎。尙書汨作九共稟飫。皆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古初當亦同篇。曰汨作。曰九共。曰稟飫。殆亦後之學者。辨

其志趣之異標識之。大禹皋陶謨益稷亦猶是已。盤庚本一篇。今分上中下。而鄭注亦以上篇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康王之誥或分王出以下爲篇。或分王若曰以下爲篇。亦辨志者之標識之各別也。禮經散佚已多。今所傳士禮十七篇。注家於每篇中分別其章。標識其目。亦辨志之事。樂經全亡。而小戴所載樂記一篇。劉向別錄有樂本論十一目。即辨志之遺法也。今諸經章句。注家標識大半已明。若初學讀史記漢書用離經辨志法。令之點句畫段。標明大旨。一展視之。便知其用意之淺深。洵良法也。初年講學。宜知是意。小成而後。由所辨而措諸身心。由所志而見諸事業。道德經濟文章。皆由此其選也。

九詞言通釋 世人或言語詞多無本字。朱君允倩書遇語詞不得

語根者輒謂爲託名標識。或言語詞多無實義。馬建忠書謂夫蓋則以而等字無解。夫言語詞無本字。則不知義之所出。言語詞無實義。則不知義之所施。茲故采說文及傳注之言。刪取二王俞黃之書。作此一篇。凡古籍常用之詞。類多通假。維聲音轉化無定。如得其經脈。則秩然不亂。非夫拘滯於常文者所能悟解也。馬氏書以意讀古書。而反斥王君有徵之言。此大失也。尋爾雅釋詁釋言之三篇。釋詞言者數十條。方言廣雅亦放物之。固知昔人訓解書籍。未有不以此爲急者。文心雕龍云。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剗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夫語助施於恒文。其要已若此。況於誦籀故書而可忽之乎。

說文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廣雅曰。言也。通作謂。廣雅謂。

說也。又通作云。經傳釋詞云。言也。又通作爲。釋詞爲猶曰也。謂亦通作爲。釋詞爲猶謂也。

說文。𠄎。詮詞也。從欠。日聲。字亦作曰。亦作聿。亦作適。

說文。𠄎。𠄎也。宋慎之詞者。從𠄎。從宋。字亦作越。夏小正傳。越於也。通作爰。爾雅。爰于也。於也。曰也。

粵。又但爲發聲之詞。爾雅。粵。曰也。通作曰。黃以周說曰。亦發聲之詞。

說文。𠄎。於也。象氣之舒。從𠄎。從一。一者。其氣平之也。字亦作於。通作繇。爾雅。繇。於也。字亦作由。亦作猷。又通作曰。黃說曰。于也。又通作爲。釋詞爲猶於也。又通作如。釋詞如猶於也。又通作那。爾雅。那。猶於也。又通作諸。作都。儀禮注曰。諸。於也。爾雅曰。都。於也。又通作之。

釋詞。之猶諸也。於也。亏又有在誼。字亦作於。通作乎。呂覽注。乎。於也。又通作許。文選注。許猶所也。又通作所。所本音許。轉爲齒音。其作喉音者。於之借也。又通作可。禮記注。可猶所也。亏又有於是之義。通作安。釋詞。安猶於是也。乃也。則也。字亦作案。亦作焉。又通作惟。文選注。惟是也。又通作侯。爾雅。侯。乃也。又通作一。呂覽注。一猶乃也。亏又但爲發聲之詞。左傳注。于發聲。亏又爲歎詞。字亦作於。詩傳。於。歎詞。亦作烏。烏呼即於乎。亦作鳴。通作猗。詩傳。猗。歎詞。又通作噫。釋詞曰。噫歎聲。亦作意。作懿。作抑。

說文。吁。驚語也。從口亏聲。通作呼。左傳注。呼。發聲。

說文。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引申有作爲之誼。通作以。玉篇。以。爲也。又通作用。釋詞。用。詞之爲也。又通作與。釋詞。與猶爲也。又通作于。

儀禮注。于猶爲也。字亦作於。釋詞。於猶爲也。又通作日。釋詞。日猶爲也。又通作謂。釋詞。謂猶爲也。又通作爰。玉篇。爰爲也。又通作惟。玉篇。惟爲也。又通作有。釋詞。有猶爲也。

爲引申爲人相爲之爲。則讀去聲。亦通作與。釋詞。與猶爲也。亦通作于。釋詞。于猶爲也。字亦作於。釋詞。於猶爲也。亦通作謂。釋詞。謂猶爲也。

說文。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臧。萬物見。成文章。故引申以爲已止已過之誼。而有似日二音。其訓過者。又有太誼。甚誼。考工記注通作以。左傳。羸曰以剛。

說文。目。用也。從反已。字又作以。或作已。通作用。字亦作庸。通作與。釋詞。與猶以也。又通作由。廣雅。由以用也。字亦作猶。亦作攸。又通作

允。釋詞。允猶用也。又猶以也。又通作爲。釋詞。爲猶以也。

說文。矣。語已詞也。從矢。目聲。字亦作已。漢書注。已。語終辭。又通作焉。玉篇。焉。語已之辭也。又通作也。釋詞。也猶矣也。又通作云。字亦作員。詩疏。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

說文。唉。應也。通作誤。說文。一曰。誤。然也。又通作已。書傳。已。發端歎辭。字亦作熙。漢書注。熙。歎詞。又通作禧。釋詞。禧。歎辭也。字亦作嘻。

說文。諛。可惡之辭。字亦作唉。又作禧。說文。禧。痛也。字亦作嘻。

說文。禍。羊惡驚辭也。讀若楚人名多夥。字亦作夥。

說文。余。語之舒也。從人。舍省聲。引申爲我之稱。通作予。又通作台。

說文。歟。安氣也。以爲語詞。與余同誼。玉篇。歟。語末詞。字亦作與。國語注。與。辭也。通作爲。禮記疏曰。爲是助語。

說文。與。黨與也。引申以爲相連及之詞。禮記注。與。及也。通作以。廣雅。以。與也。虞氏易注曰。以。及也。又通作曰。黃以周說曰。及也。字亦作越。廣雅。越。與也。又通作謂。釋詞。謂猶與也。又通作爰。釋詞。爰猶與也。又通作于。釋詞。于猶與也。又通作爲。釋詞。爲猶與也。又通作惟。釋詞。惟猶與也。及也。字亦作維。又通作如。釋詞。如猶與也。及也。又通作若。釋詞。若猶與也。及也。又通作而。釋詞。而猶與也。及也。

說文。鹵。气行兒。從乃。鹵聲。讀若攸。字變作迺。通作攸。釋詞。攸。語助也。字亦作猷。

說文。唯。諾也。通作俞。爾雅。俞。然也。唯。又但爲發聲之詞。字亦作惟。作維。作雖。通作伊。爾雅。伊。維也。字亦作繫。又通作允。釋詞。允。發語詞。又通作夷。周禮注。夷。發聲。又通作有。釋詞。有。語助也。又通作或。釋

詞。或。語助也。又通作抑。釋詞。抑。發語詞。字亦作噫。作意。又通作亦。釋詞曰。亦有但爲語助者。唯又引申而有兩設之詞。字亦作惟。作雖。玉篇。雖。詞兩設也。唯又有是義。字亦作惟。作維。作雖。引申又訓獨。又通作繫。詩箋。繫。是也。字亦作伊。又通作一。引申訓皆。實用惟是之義。字亦作壹。

說文。又。手也。引申爲手所有之誼。凡有無字皆以又爲本字。字亦作有。通作或。廣雅。或有也。又通作爲。孟子注。爲。有也。又通作惟。薛綜東京賦注。惟。有也。又通作云。字亦作員。廣雅。云。員。有也。

有。又有或義。穀梁傳。一有一無曰有。通作或。易傳。或之者疑之也。又通作抑。左傳注。抑。疑辭。字亦作意。作噫。作億。作懿。又通作一。釋詞。一。或也。又通作云。釋詞。云。或也。又又爲有繼之辭。見穀梁傳。

詩疏。又。亞前之辭。字亦作有。詩箋。有。又也。又通作或。釋詞。或猶。又也。又通作亦。公羊注曰。亦者兩相須之意。又通作惟。黃以周說。惟。又也。又通作猶。禮記注曰。猶。尚也。爾雅。可也。釋詞。猶之言由也。字亦作猷。

說文。因。就也。引申爲因由之誼。通作由。又通作目。漢書注。目。由也。又通作用。釋詞曰。用。詞之由也。

說文。欲。貪欲也。其於詞聲轉爲爲。孟子。克告于君。君爲來見也。趙注。君將欲來。是以欲釋爲。史記。爲欲置酒。爲欲複言爾。

說文。兮。語所稽也。通作毆。石鼓文。泝毆汚汚。秦斤以毆爲也字。又通作也。玉篇。也。所以窮上成文也。釋詞。也猶兮也。又云。也猶者也。又通作猗。釋詞。猗。兮也。又通作邪。釋詞。邪猶也也。又通作矣。釋詞。矣。

猶也也。又通作焉。釋詞。焉。語助也。又猶也也。又通作安。釋詞。安。焉也。又通作與。釋詞。與。猶也也。

說文。兄。長也。引申有茲益誼。詩傳。兄。茲也。字亦作況。詩傳。況。茲也。亦作皇。又通作行。漢書注。行。且也。兄。又引申爲匹擬之詞。廣韻。況。匹擬也。此由矧況誼引申。

說文。曷。何也。字亦作害。又通作盍。爾雅。曷。盍也。廣雅。盍。何也。字亦作蓋。蓋。又引申爲發端之詞。釋詞。蓋。大畧之詞。又通作何。又通作奚。又通作胡。字亦作遐。作瑕。禮記注。瑕之言胡也。又通作侯。呂覽注。侯。何也。又通作號。釋詞。號。何也。又通作安。易疏。安猶何也。又通作焉。廣雅。焉。安也。又通作庸。釋詞。庸猶何也。安也。詎也。又通作台。釋詞。台猶何也。又通作惡。字亦作烏。呂覽注。惡。安也。又曰。烏。安也。

說文。乎。語之餘。從兮。象聲上越揚之形也。又通作于。呂覽注。于。乎也。又通作歟。字亦作與。呂覽注。歟。邪也。論語疏。與。語不定之詞。又通作邪。釋詞。邪猶歟也。乎也。又通作也。釋詞。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又通作如。釋詞。如猶乎也。又通作夫。釋詞。夫。乎也。乎又爲發聲。字通作侯。詩傳。侯。維也。爾雅。伊。維。侯也。又通作洪。釋詞。洪發聲。字亦作鴻。爾雅。鴻。代也。

說文。号。痛聲也。號呼也。通作臬。儀禮注。臬。長聲也。

說文。故。使爲之也。引申爲申事之詞。發端之詞。又與則誼通。釋詞。故猶則也。則本字爲曾。亦申事之詞。故爲推其所由。故又有本然之誼。字亦作固。作顧。釋詞。固。必也。又通作苟。釋詞。苟。誠也。說文。顧。還視也。引申爲詞之反。許君淮南注曰。顧。反也。

說文。𠂔。秦以市買多得爲𠂔。从乃。从攴。益至也。引詩。我𠂔酌彼金罍。
今詩作姑。字亦作姑。且也。又通作顧。釋詞。顧。但也。又通作苟。釋訓。
苟。但也。且也。

說文。今。是時也。从亠。从冫。冫古文及字。今引申但訓是。釋詞。今。指事
之詞也。又但訓即。釋詞。今猶即也。

說文。可。肯也。𠂔。可也。通作克。又通作堪。又通作所。所本音許。可本音
已。故得相通。釋詞。可猶所也。

說文。及。逮也。从又。从人。𠂔。衆與詞也。爾雅。及。與也。及又爲更端之
詞。釋詞。及猶若也。

說文。𠂔。鈎識也。从反丁。讀若𠂔。引申以爲指事之詞。猶。𠂔。孳乳以爲
者是諸字矣。通作厥。爾雅。厥。其也。通作其。又通作汽。左傳注。汽。其

也。又通作幾。易注。幾。詞也。又虞注。幾。其也。又通作豈。廣韻。豈。詞之安也。焉也。曾也。又通作詎。釋詞。詎。豈也。字亦作巨。作距。作鉅。作遽。作渠。又通作祈。禮記注。祈之言是也。又通作既。經傳多以既其互文。既亦其也。

其又但爲語助。或讀如詎。字亦作己。作記。作迓。作忌。其又作問詞而讀如姬。字亦作居。作期。上又通作羌。廣雅。羌。乃也。其有乃訓。故羌亦訓乃。字亦作慶。作卿。作蹇。離騷。蹇吾法夫前修。蹇朝諝而夕替。蹇皆羌也。

說文。幾。微也。殆也。殆之訓。字又通作汽。詩箋。汽。幾也。又通作既。已也。由已引申又有終誼。黃以周說經傳以既與初與始連文既皆訓終。

說文。吾。我自稱也。我。施身自謂。又通作言。爾雅。言。我也。

我又但爲語詞。亦通作言。爾雅。言。間也。又通作宜。作儀。作義。釋詞云。皆助語詞也。又通作懋。左傳注。懋。發語也。

說文。宜。所安也。引申爲推測之詞。釋詞。宜猶殆也。

說文。啞。語相訶距也。從口距辛。通作惡。釋詞。惡。不然之詞。字亦作啞。說文。者。別事詞也。從白。衆聲。衆。古文旅。通作諸。儀禮注。諸。之也。諸。又訓於。又通作都。爾雅。都。於也。又通作之。之。指事之詞。本字皆作者。又通作是。釋詞。是。之也。字亦作氏。又通作時。爾雅。時。是也。又通作寔。爾雅。寔。是也。字亦作實。又通作適。釋詞。適。是也。之。又通作旃。詩傳。旃。之也。

者。又引申爲歎詞。通作都。書傳。都。於。歎美之詞。

說文。尙。曾也。庶幾也。從八。向聲。曾之誼。字通作當。釋詞。當猶則也。庶幾之誼。字亦作上。又通作當。釋詞。當猶將也。又爲或然之詞。字亦作黨。作儻。又通作殆。禮記注。殆。幾也。釋詞。殆。將然之詞也。又通作庶。爾雅。庶。幸。庶幾。尙也。字亦作恕。尙。又但爲發聲之詞。又通作誕。釋詞。誕。發語詞。又通作迪。釋詞。迪。發語詞也。又通作噬。作逝。釋詞。逝。發聲也。又通作式。詩箋。式。發聲也。尙。又有猶誼。由曾誼引中。

說文。只。語已詞也。從口。象氣下引之形。字亦作咫。作軹。作旨。又通作止。詩傳。止。辭也。又通作諸。左傳服注。諸。辭也。又通作之。爾雅。之言間也。左傳注之。語助也。釋詞。之。猶與也。之。猶若也。只。又訓則。通作是。釋詞。是。猶則也。

說文。冬。四時盡也。从夂。夂聲。夂。古文終。經傳用終爲語詞。旣也。

說文。正。是也。從止。一以止。是直也。從日。从正。通作直。呂覽注。直。特也。

淮南注。直。但也。又通作特。又通作徒。呂覽注。徒。但也。又通作但。又

通作獨。又通作祇。詩傳。祇。適也。字亦作多。又通作適。釋詞。謂適然

也。又通作屬。國語解。屬。適也。

說文。啻。語時不啻也。字亦作翅。作適。

說文。弋。况也。詞也。從矢。引省聲。從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

說文。鬲。詞也。鬲。誰詞也。誰。何也。鬲亦作疇。爾雅。疇。誰也。通作孰。爾雅。

孰。誰也。釋詞。孰。何也。又通作獨。呂覽注。獨。孰也。鬲。又但爲發聲。

字亦作疇。禮記注。疇。發聲也。通作誰。爾雅注。誰。發語辭。

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鹵。驚聲也。從乃省。鹵聲。或曰。鹵。往

也。讀若仍。案乃古亦讀若仍。爾雅仍乃也。通作而。禮記注曰。而猶乃也。又通作然。釋詞然猶而也。又通作如。釋詞如猶而也。乃也。則也。又通作若。顧歡老子注曰。若而也。又通作寧。詩箋寧猶曾也。又通作能。釋詞能猶而也。乃也。乃又爲指事之詞。通作若。作汝。作女。作而。作戎。作爾。乃又但爲發聲。禮記疏曰。乃者言之助也。通作若。釋詞若。詞之惟也。又通作來。釋詞來。句中語助也。又通作寧。釋詞寧。語助也。乃又爲句絕。字作而。漢書而者句絕之辭。又通作來。釋詞。句末語助也。

說文寧。願詞也。釋詞將也。

說文。尠。詞之必然也。從入。八。八象氣之分散。字亦作爾。禮記注。語助也。尠又訓如此。見釋詞。通作耳。釋詞耳猶而已也。

說文。然。語聲也。字亦作然。廣雅。然。鷹也。太玄。范望注。然是也。禮記注。然之言焉也。通作爾。釋詞。爾亦然也。又通作而。釋詞。而猶然也。說文。諾。應也。字亦作若。用作語詞。易注。若。辭也。通作如。易子夏傳。如。辭也。釋詞。如猶然也。

說文。如。從隨也。引申以爲相類相當之誼。通作若。周禮注。若。如也。釋詞。若猶或也。又通作乃。釋詞。乃。若也。又通作而。易虞注。而。如也。又通作柰。釋詞。柰。如也。又通作那。釋詞。那。柰之轉也。又通作于。作於。釋詞。于猶如也。又通作與。廣雅。與。如也。又通作猶。作猷。詩傳。猶。若也。爾雅。猷。若也。又通作因。釋詞。因。猶也。又通作爲。釋詞。如也。又通作云。釋詞。云猶如也。又通作謂。釋詞。謂猶如也。

說文。諒。事有不善言諒。又通作僂。說文。一曰且也。字亦作僂。作聊。詩

箋聊且畧之辭。

說文曾詞之舒也。從八。從日。囟聲。呂覽注。曾則也。通作則。又通作即。釋詞。即猶遂也。即令也。是也。若也。又通作斯。釋詞。斯猶則也。又通作茲。釋詞。茲猶斯也。字亦作茲。曾又訓嘗。嘗本字。即尙。而讀曾

則小變

說文哉。言之間也。字亦作載。釋詞。載猶則也。亦作勸。廣雅。勸。詞也。通作且。呂覽注。且將也。又通作將。論衡。將且也。又通作作。詩傳。作始也。哉又爲語已詞。通作則。何則。即何哉。又通作且。詩傳。且辭也。又通作斯。釋詞。斯語已詞也。

說文替。曾也。引詩曰。替不畏明。字亦作憊。作慘。說文。噉。嗟也。着噉也。着。字亦作嗟。作嗟。嗟噉連言。或作嗟茲。或作嗟

子。嗟又但爲語詞。釋詞。嗟。語助也。又通作斯。爾雅。斯。此也。又通作鮮。黃以周說。鮮。斯也。此又通作且。詩傳。且。此也。字亦作徂。又通作已。爾疋。已。此也。已。本音詳里切。

說文。訾。苛也。苛即訶。引申以爲語詞。字亦作訾。作些。廣雅。些。詞也。通作思。釋詞。思。語已詞也。發語詞也。語助也。又通作斯。釋詞。斯。語已詞也。語助也。又通作所。釋詞。所。語詞也。又通作爽。釋詞。爽。發聲也。又通作率。釋詞。率。語助也。

說文。豕。从意也。亦作遂。通作肆。爾疋。肆。故也。釋詞。肆。遂也。又通作率。釋詞。率。詞也。案率亦豕也。

說文。比。密也。皆從比。故比亦爲俱詞。孟子注。比。皆也。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象形。通作弗。又通作非。漢書服注曰。非。

不也。字亦作匪。釋詞。匪。不也。又通作無。薛綜東京賦注。無。不也。又通作罔。釋詞。罔。猶不也。又通作蔑。釋詞。蔑。不也。不。又但爲語詞。有發聲。有承上文。玉篇。不。詞也。字亦作丕。作否。通作薄。詩傳。薄。辭也。又通作夫。作煩。禮記注。夫。或爲煩。皆發聲。

說文。否。不也。從口。從不。

說文。非。違也。從飛。下翅。取其相背。字亦作匪。詩傳。非。匪也。通作彼。釋詞。彼。匪也。又通作不。作否。釋詞。不。否。猶非也。又通作無。釋詞。無。猶非也。又通作微。禮記注。微。非也。又通作勿。廣雅。勿。非也。

說文。彼。往有所加也。通作夫。釋詞。夫。猶彼也。此也。又通作匪。廣雅。匪。彼也。

說文。凡。最括也。從二。從冂。通作夫。孝經疏引劉瓛曰。夫。猶凡也。

說文。未。味也。案引申爲未來之未。通作末。釋詞。末猶未也。又通作無。釋詞。無猶未也。

說文。亡。逃也。無。亡也。通作罔。釋詞。罔。無也。又通作微。詩傳。微。無也。又通作末。釋詞。末。無也。又通作蔑。釋詞。蔑。無也。又通作不。作否。釋詞。不。否。無也。

說文。母。止之也。通作無。釋詞。無。母也。又通作勿。釋詞。勿。莫也。無也。又通作末。釋詞。末。勿也。又通作不。釋詞。不。母也。母又爲發聲。通作無。漢書孟康注。無。發聲助也。又通作勿。釋詞。勿。語助也。又通作末。釋詞。末。發聲也。母又爲轉語詞。字亦作亡。作無。作妄。通作每。爾雅。每有。雖也。詩傳。每。雖也。

綜上所列。詞言條理有可求者數事。一詞言之音。大抵同類相轉。如

已于吁兮乎粵曰歎皆喉音。未亡無母非皆唇音。是也。二詞言本寫聲氣。故每由感歎之詞以爲語詞。故雖即唯。若即諾。然即然。其初但爲語聲。後乃以爲語助。是也。三詞言之字。本無定性。如乃者彼諸字。有時泛爲指事。有時專有所斥。是也。四詞言諸字。有時但以助語而不關誼。故其在句首即爲發端。其在句中即爲間語。其在句末即爲終句。如乎本語之餘。而在句首。則聲轉爲洪。尙訓庶幾。而以爲發端。則聲轉爲逝。我本自稱。而聲轉爲言。則爲間語。其本指事。而聲轉爲幾。則徒以成句。且字本於哉。句首句末。施用無恒。之字本於者。句中句下。位置無定。是也。五實義之字轉作語詞。必與音同音近之語詞意義不甚相遠。如爲與曰通。曰誼即可包爲。是與者通。者誼即可包是。是也。

文心雕龍札記

麗辭第三十五

文之有駢儷。因于自然。不以一時一人之言而遂廢。然奇偶之用。變化無方。文質之宜。所施各別。或鑒于對偶之末流。遂謂駢文爲下格。或懲于俗流之恣肆。遂謂非駢體不得名文。斯皆拘滯于一隅。非闕通之論也。惟彥和此篇所言。最合中道。一曰高下相須。自然成對。明對偶之文。依于天理。非由人力矯揉而成也。次曰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明上古簡質。文不飾瑠。而出語必雙。非由刻意也。三曰句字或殊。偶意一也。明對偶之文。但取配儷。不必比其句度。使語律齊同也。四曰奇偶適變。不勞經營。明用奇用偶。初無成律。應偶者不得不偶。猶應奇者不得不奇也。終曰迭用奇偶。節以雜佩。明綴文之士。於用奇

用偶勿師成心。或捨偶用奇。或專崇儷對。皆非爲文之正軌也。舍人
之言明白如此。真可以息兩家之紛難。總殊軌而齊歸者矣。原夫古
之爲文。初無定術。所可識者。文質二端。奇偶偏畸。即由此起。蓋文言
藻飾。用偶必多。質語簡淳。用奇必衆。尙書春秋同爲國史。而一則麗
辭盈卷。一則儷語無聞。周官禮經同出周公。而一則列數陳文。一則
簡辭述事。至于易傳書序。皆宣聖親撰之書。易傳純用駢詞。書序皆
爲奇句。斯一人之作無定者也。洪範大誥同爲外史所掌之籍。洪範
分臚名數。大誥直舉詞言。斯一書之體無定者也。此皆舉六藝爲徵
而奇偶無定已若此。至于子史之作。更無一成之規。老莊同爲道家。
而柱史之作盡爲對語。園吏之籍不盡駢言。左馬同屬史官。而春秋
外傳捶詞多偶。太史公書叙語皆奇。此則子史之文用奇用偶絕無

定準者矣。總之偏于文者好用偶。偏于質者善用奇。文質無恒。則偶奇亦無定。必求分畛。反至拘墟。歷考前文。差堪商榷。自漢魏以來。迄于兩晉。雅俗所作大半駢詞爲多。于時聲病之說未起。對偶之法亦寬。又有文筆之分途。幸存文質之大介。降至齊梁以下。始染沈謝之風。致力宮商。研精對偶。文已馳于新巧。義又乖于典則。斯蘇綽所以擬典謨。隋煬所以非輕側。魏徵所以譏流宕。子昂所以革浮侈。而退之於文。或至比之於武事。有摧陷廓清之功。則駢儷之末流。亦誠有以致譏。召謗者乎。觀彥和所言。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昏睡耳目。則駢文之弊。自彼時而已然。至劉子元作史通。乃言史道陵夷。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史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

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此其弊又及于史矣。文質之介。漫汗不分。駢偶之詞。用之已濫。然則麗辭之末流。不亦誠有當節止者乎。唐世復古之風。始于伯玉而大于昌黎。其後遂別有所謂古文者。其視駢文。以爲衰敝之音。蘇子瞻至謂昌黎起八代之衰。直舉漢魏晉宋而一切抹殺之。宋子京修唐書以爲對偶之文。不可以入史策。斯又偏滯之見。不可以適變者也。觀唐世裴度李翱之言。知彼時固未嘗盡以對偶之文爲非法而棄之。其以是自張標志者。特一方之私見。非舉世之公談也。裴與李翱書曰。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畧之也。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

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之。不知其倒之
反之非也。雖失于小人。亦異于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
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
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李翱之答王載言書亦曰。溺
于時者曰文章必當對。其病于是者曰文章不當對。此皆情有所偏
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古之人能極于工而已。不知其辭之
對與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旣多。受侮
不少。此非不對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
所敢聞也。案翱方以古文自矜。而其言乃若此。知其服膺晉公所誨
矣。今觀唐世之文。大抵駢散皆有。若敬輿之翰苑集皆屬駢體。而脆
擊暢遂。後世誦法不衰。即退之集中。亦有駢文。樊南之文。別稱四六。

則爲古文者亦不廢斯體也。宋世歐蘇王三子皆爲古文大家。其于四六亦復脫去恒蹊。自出機軸。謂之變古則可。謂其竟廢斯體則不可也。近世褊隘者流。競稱唐宋古文。而于前此之文類多譏誚。其所稱述。至于晉宋而止。不悟唐人所不滿意。止于大同已後輕艷之詞。宋人所詆爲俳優。亦裁上及徐庾。下盡西崑。初非舉自古麗辭一概廢閣之也。自爾以後。駢散竟判若胡秦。爲散文者力避對偶。爲駢文者又自安于聲韻對仗。而無復迭用奇偶之能。以愚意論之。彼以古文自標彙者。誠可無與諍難。獨奈何以復古自命者。亦自安于駢文之號。而不一審究其名之不正乎。阮伯元云。沈思翰藻始得爲文。而其餘皆經史子。是以駢文爲文。而反尊散文爲經史子也。李申耆選晚周之文以訖于隋。而名之曰駢體文鈔。是以隋以前文爲駢文。而

唐以後反得爲古文也。何其於彥和此篇所說通局相妨。至於如是耶。

今錄阮李二君文四篇于後。以備攷鏡。

阮伯元與友人論古文書

前原道篇札記只節取茲全錄之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于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所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

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樸拙。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願足下審之。

阮伯元四六叢話序

昔考工有言。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偕。事歸鏤

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以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燥火。文士
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尙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馘馘。文之
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非無體要之辭。
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于文言。邱明振藻于簡策。莫不
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于命成潤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
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反追棘子之談。繡黻青黃。見
斥莊生之論矣。周末諸子奮興。百家並鶩。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
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
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于縱橫極于戰國。春秋紀于楚漢。馬班創
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于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
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

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警采絕艷。故聖經賢傳。六藝于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應歸圍範。賈生枚叔。並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蟲繡悅。擬經者雖改修塗。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也。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于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冲景純之徒。派雖弱于當塗。音尙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並具才思。彥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于江南。子山蜚聲于河北。昭明勒選。六代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迄于陳隋。極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間。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並駕一

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揆龍文。聯登鳳閣。至于宣公翰苑之集。摯篤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恒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綿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虞業呈其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並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寢失。元之袁揭。弁冕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無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曜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穀而皆雙。錦百兩而名束。明堂斧藻。視畫績以成文。階扈笙鏞。聽鏗鏘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

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竝升
荀孟之堂。核其叙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
襲爲空疎。此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
文賦。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制。評騭才華。豈知
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眞氏之宗矣。我師烏程孫
司馬職參書鳳。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攬其
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秘。王銍選話。惟紀兩宋。謝伋談塵。畧有萬言。
雖創體裁。未臻美備。况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鄧林。在揣
本而達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秘笈奇書。更吹藜火。
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藝之書。四駢六儷。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
沈博。而且體分十八。已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卿雲

增繡黼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遏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即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元才困陋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而千里。固知盧王出于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于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

阮伯元文韻說

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恒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脚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恒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脚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即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

不皆然。而沈約矜爲剏獲。故于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脚韻也。卽如雌霓連蟠霓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脚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剏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于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于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

亦久出于經哉。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
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即如燥濕龍虎作觀上下八句。何等聲
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虎龍燥濕觀作即無聲音矣。無
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于不知亡不
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於思至哉。由此
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於孔子。而
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不特
文言也。文言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於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發
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
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此子夏
直指詩之聲音而謂文之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

矣。蓋孔子文言繫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歎以成文者也。聲音即韻也。詩關雎鳩洲。遠押脚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脚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與韻合匪

由思至哉。

王懷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極密非後人所有者如有漏有等濟盈雖鳴不濡軌求其牡鳳皇梧桐鳴矣生矣于彼于彼高岡朝陽琴瑟雍雍蕤蕤喈喈無一字不相韻此豈詩人天成暗

合全無意院于其間哉此即子夏所謂聲成文之顯然可見者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聲音。

且多偶句也。

鄉人邦國偶一風教偶二為志為詩偶三手之足之偶四治世亂世亡國偶五天地鬼神偶六聲教人倫教化風俗偶七八化下刺上偶九言之聞之偶十禮義政教偶十一國吳家殊偶十

二傷人倫哀別政偶十三發乎情止乎禮義偶十四謂之風謂之雅偶十五樂之周繫之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窈窕思賢才偶十八偶之長者如周公召公一節後世四書文即基于此綜而論之。

凡文者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藻。即如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

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歎成文

之祖。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

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

韻字不見于說文而王復齋楚公鐘篆刻內實有韻字從音從勻許氏所未收之古文也然則今人所

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約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於孔卜。非上哲不能擬也。乙酉三月閱兵香山阻風。舟中筆以訓福。

李申耆駢體文鈔序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恩入庶常。館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篇。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併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動變。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

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旣岐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岐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變遷。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於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岐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沉臆。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

文心雕龍札記

比興第三十六

題云比興。實側注論比。蓋以興義罕用。故難得而繁稱。原夫興之爲用。觸物以起情。節取以託意。故有物同而感異者。亦有事異而情同者。循省六詩。可權舉也。夫柏舟命篇。邶庸兩見。然邶詩以喻仁人之

不用。

詩邶風柏舟箋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衆小人並列亦猶是也

庸詩以譬女子之有常。

庸風柏舟

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杖杜之目。風雅兼存。而小雅以譬得時。

小雅杖杜傳云杖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

燕其天性唐風以哀孤立。

唐風有杖之杜傳云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今人不休息者以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若特生之杜然

此

物同而感異也。九罭鱗魴。鴻飛遵渚。一事絕殊。而皆以喻文公之失

所。

爾雅九罭傳云九罭綬罟小魚之網也鱗魴大魚也疏引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又鴻飛遵渚傳云鴻不宜遵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鳥鷺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

群羊墳首。三星在罍。兩言不類。而皆以傷周道之陵夷。

小雅若之華傳云群羊墳首言無是

道也三星在鬪言不可久也。藹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于魚符之中其去須臾也。

此事異而情同也。夫其取

義差在豪釐。會情在乎幽隱。自非受之師說。焉得以意推尋。彥和謂明而未融。發注後見。冲遠謂毛公特言。爲其理隱。誠諦論也。孟子云。學詩者以意逆志。此說施之說解已具之後。誠爲讜言。若乃興義深婉。不明詩人本所以作。而輒事探求。則穿鑿之弊。固將滋多于此矣。自漢以來。詞人鮮用興義。固緣詩道下衰。亦由文詞之作。趣以喻人。苟覽者恍惚難明。則感動之功不顯。用比忘興。勢使之然。雖相如子雲。末如之何也。然自昔名篇。亦或兼存比興。及時世遷貿。而解者祇益紛紜。一卷之詩。不勝異說。九原不作。烟墨無言。是以解嗣宗之詩。則首首致譏。禪代。箋杜陵之作。則篇篇繫念朝廷。雖當時未必不託物以發端。而後世則不能離言而求象。由此以觀。用比者歷久而不

傷晦味。用興者。說絕而立致辨爭。當其覽古。知興義之難明。及其自

爲。亦遂疎興義而希用。此興之所以浸微浸滅也。近世有人解李商隱詩。虎過遙知。辨以爲刺。時政作溫庭筠著

確續詞以爲與感士不遇賦同旨。解詠懷詩。天馬出西北以爲馬乃晉姓。解洛神賦。君王以爲卽文帝。此皆所謂強作解事。離其本真者已。雖然。微子悲殷。實興懷於

禾黍。屈平哀郢。亦假助于江山。興之於辭。又焉能遽廢乎。

毛公述傳四句。風通。通字是也。詩疏曰。賦者。鋪陳今之政教善惡。

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又曰。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

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

比者附也。十句。周禮太師先鄭注曰。比者。比方于物也。詩此疏引河解之曰。語言如者

皆比辭也。興者。託事于物也。孔疏曰。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後已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後鄭注曰。比見今之

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

之。成伯與毛詩指說物類相從善惡。殊難以惡類惡謂之爲比。特有美比方是子者也。以美喻美謂之爲興。其類也。致善之深也。聽陽而辟。和知后如能諧和。象姿在河洲之闊。遠喻門闕之幽。深駕于飛。陳萬化得所。此之類也。

案後鄭以善惡分比興不如先鄭注誼之確。且牆茨之言毛傳亦曰爲興。焉見以惡類惡。即爲比乎。至鍾記室云。文已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其解比興。又與詁訓乖殊。彥和辨比興之分。最爲明晰。一曰起情與附理。二曰斥言與環譬。介畫僚然。妙得先鄭之意矣。關雎有別二句。周南毛傳云。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釋文。摯本亦作鷖。陸機疏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鷖。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鷖似鷹。尾上白。尸鳩貞一二句。召南毛傳云。鳩。鷓鴣也。鷓鴣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曹風傳云。鷓鴣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爾雅注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無從于夷禽。從當爲疑字之誤。

金錫

衛風淇奧傳云。金錫鍊而精。

圭璋 小雅卷阿箋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如玉之圭璋也。

螟蛉 小雅小宛詩云。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

蜩蟬 大雅蕩傳云。蜩。蟬。蟬。蟬也。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蟬之鳴。

澣衣 邶風柏舟箋云。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察。

席卷 邶風柏舟傳云。席雖平。尙可卷。

麻衣如雪 曹風蜉蝣傳云。如雪言鮮絜。箋云。麻衣。深衣。

兩驂如舞 鄭風大叔于田傳云。驂之與服。和諧中節。

諷兼比興 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云。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

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配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喻小人。案離騷諸言草木。比物託事。二者兼而有之。故曰。諷兼比興也。

織綜比義 織當為織字之誤。

安仁螢賦 全晉文九十二載其文。茲錄于左。

潘安仁螢火賦

嘉熠燿之精將。此字疑誤與聚類乎超殊。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

憂。翔太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頰若飛焱之霄逝。彗似移星之

雲流。動集陽暉。灼如隋珠。熠燿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頻頻。一作

欸欸案當作頻頻

若流金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暢遐。

飲湛露於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于萬物。豈顧恤于網羅。至

夫重陰之夕。風雨晦冥。萬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燎朗。在陰益榮。猶賢哲之處時。時昏昧而道明。若蘭香之在幽。越羣臭而彌馨。隨陰陽之飄緜。非飲食之是營。同螽斯之無忌。希夷惠之清貞。羨微蟲之琦瑋。援彩筆以爲銘。

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切至之說。第一不宜沿襲。第二不許蒙籠。紀評謂太切轉成滯。按此乃措語不工。非體物太切也。如川之渙。渙字失韻。當作澹。字形相近而誤。澹淡。水貌也。

比
興

一百七十

文心雕龍札記

夸飾第三十二

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然而不可不力期其傳。古之爲言。有肆而隱者矣。有曲而中者矣。意之旣得。雖言可遺也。言之難傳。雖溢無害也。蓋十口相傳。謂之爲古。俗語不實。流爲丹青。皇初之蠱事。莫非載籍之飾言。自此以來。人智開明。而學術日趨貞信。然而言語不能必與意相符。文辭不能必與言合軌。則夸飾之病。終無由以畢祛。後之人知其違而止其濫。斯可矣。舍人有言。夸飾在用。文豈循檢。其於用舍之宜。言之不亦明審矣哉。今且求之經傳。以徵夸飾之不能悉祛。更爲析言夸飾所由成之理。而終之以去夸不去飾之說。往古之書。未經聖師刪定者。若山經歸藏之屬。

其言奇詭不恒。雖可以考見先民之思智。而或爲薦紳所不言。今亦無庸研論。至如經傳所載。孔孟所言。其間夸飾之文。在在有之。畧舉數事如下。大戴禮五帝德篇。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由孔子之言論之。黃帝三百年。飾詞也。殷辛暴虐。書有明文。而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由此言之。狀殷辛之惡者。亦多飾詞也。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此之亂。而莫之能禦也。由此言之。書所謂絕地天通者。亦飾詞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

意。心。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由此言之。言周民無遺亦飾詞也。孟子又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趙注曰。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由此言之。書之所載。多飾詞也。已上所言。皆經傳所陳也。更求之九流。莊子秋水篇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由此推之。傳記所爲寓言。皆飾詞也。列子黃帝篇曰。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非有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張注曰。人形貌。

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腹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額解領。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由此推之。山經所說奇狀傀形。無非飾詞也。淮南子汜論訓曰。世俗言曰。饗太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太祖韞其肘。枕戶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神明獨饗彘者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饗之。相戲以刃。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戶牖者。風氣之所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換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由此推之。世俗恒言有所虛託者。皆飾詞也。此皆古之人已知之矣。漢世王充好爲辨詰。

瑣碎米鹽。著爲書。虛語增。儒增。藝增之篇。凡經傳飾詞。一概加以抨擊。世或喜其諦實。而實不達詞言之情。彼其言曰。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如仲任言。意在檢正文詞。一切如實。然後使人不迷。其辨別妖異。機祥之言。駁正帝王感生天地感變諸說。誠足以開蔽矇矣。至謂文詞由此當廢。增飾則謬也。近世汪中知古人文詞有曲。有形容。說祖之充。而不能明其故。以爲但欲鬯其意而已。是終不得爲明清之言。謹求其故。有五說焉。一曰。言有不能斥其事。則立言

其理也。書叙堯之德。欽明以下四十餘言。若欲歷叙其事。則繁而不殺。數百千言。而仍不能盡。故括以欽明恭讓。而堯之德可知。表以既睦昭明於變。而堯之所以親九族。辨百姓。和萬邦者可知。此一事也。二曰。言有不能指其數。則渾括其事也。書言禹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此不得歷言九州山澤。禹皆畢至。言此而禹功所被之廣可知。歷指則反於文爲害。此二事也。三曰。言有不能表其精微。而假之物象。易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言龍戰於野。而陰陽鬥爭之理寓焉。但言陰陽鬥爭。義不晰也。言黃裳元吉。而得中居職之理寓焉。但言得中居職。義不晰也。此三事也。四曰。言有不能斷限。而模畧以爲詞。曰。欲至萬年。此非真欲萬年。然云欲至某千某百年。則不詞也。詩曰。子孫千億。此亦非謂真能衆多如此。

然云子孫某百某十人。則亦不詞也。此四事也。五曰。言有質而意不顯。文而意顯者。如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一裘誠不必經一世之長。然但云晏子狐裘久而不易。則其久如何不可知。而晏子之儉德不顯。如云。積甲與熊耳山齊。甲多誠不能與山比峻。然但云收甲甚多。則其多如何不可知。而光武之武功不著。此五事也。總而言之。文有飾詞。可以傳難言之意。文有飾詞。可以省不急之文。文有飾詞。可以摹難傳之狀。文有飾詞。可以得言外之情。古文有飾。擬議形容。所以求簡。非以求繁。降及後世。夸張之文。連篇積卷。非以求簡。祇以增繁。仲任所譏。彥和所誚。固宜在此而不在彼也。

何不容舫。孫云。詩釋文。刀。字書作舫。廣雅作舫彥和依字書作。說文有舫字。云。舫。船行不安也。從舟。舫省聲。讀若兀。與詩容刀字音義俱別。

鴟音之醜。詩毛傳云。鴟。惡音之鳥也。

披瞽而駭聾矣。李云。枚乘七發。發瞽披聾。

本師所著徵信論二篇。其於考案前文。求其諦實。言甚卓絕。遠過王仲任藝增諸篇。茲錄於左。以供參鏡。

徵信論上

古人運而往。其籍尙在。籍所不著。推校其疑事。足以中微。而世遂質言之。雖適。謂之誣。往者高祖困於平城。用陳平計。使閼氏圍得解。其計既秘。世以爲工妙。踔善。故匿藏不傳。獨桓譚揣其必言。漢有好女。今以圍急。欲進之單于。內有媚者。則兵禍自沮。其量度事情。誠以眇合。雖劉子駿亦稱善。然皆以爲揣得其狀。非質言之備。故府藏錄也。及應劭說漢書。遽駢然以爲成事。故慮事一也。以辯議則適。以記注

則誣章學誠以李陵答蘇武書世疑其僞者非也。必江左之士降北
失職。憂憤而爲之。自謂其說蹉跎度越於守文者。而任大椿亦稱其
善。此卽與桓劉之事無異。中世秦宓譙周亦推經傳言神怪者傳之
人事。其得情爲多。卒以議無左驗。不自言遂事也。此皆明哲已知之
矣。或曰。淮南王推說機祥。言相戲以刃。太祖輒其肘者。以爲過失相
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鬥。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
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櫛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以爲戶牖
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拗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
以伸誠之也。此則可以質言乎。應之曰。凡事無期驗推校而得之者。
習俗與事狀異其職矣。彼習俗者。審之無色。把握之不得其體。推校
而得。則無害於質言之。若淮南王所謂習俗也。而桓譚所謂事狀也。

事狀者。上有冊府。下有私錄。殫求而不獲。雖善推。懲其質言矣。二者立言之大齊。不以假借者也。世儒以後之可訂。而責前之故然。雖皮傅妄言。踰世則浸以爲典要。昔唐人言莊周之學。本田子方。推其根於子夏。近世章學誠作經解篇。取之以莊子稱田子方。則謂子方是莊子師。然其讓王亦舉曾參原憲。其他若則陽徐無鬼。庚桑楚。名在篇目。將一一是莊子師邪。宋人遠迹子思之學。上隸曾參。尋制言天圓諸篇。與子思所論述殊矣。檀弓篇記曾子呼伋。古者言質。長老呼後生。則斥其名。微生畝亦呼孔子曰丘。非師弟子之徵也。檀弓復記子思所述。鄭君曰。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近世阮元爲子思子章句。亦云。師曾迪孟。見其自序孟軻之受業。則太史公著其事矣。師曾者。何徵而道是邪。釋迦言空。不因於老莊。景教事天。不

本於墨子。遠西之言歷算者。不資於厲王喪亂。疇人在夷。世人取其近似言之。遂若典常。此三謬也。清代之遇屬國。不大孰何。仍漢唐明之舊貫則然。非取法於羅馬。戴氏作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遂人情而不制以理。兩本孟子孫卿。王守仁以降。唐甄等已開其題端。至戴氏遂光大之。非取法於歐羅巴人言自由者。世人欲以一端傳會。忘其所自來。此二謬也。獨漢人自西域來。說近情實。遠之可傳。身毒大夏。而近猶在氐羌。羌與鬃狎。故亦與西南諸苗同種。今之苗。古之鬃也。與三苗處洞庭彭蠡間者異實。而世以三苗爲神州舊人。漢族攘其地有之。益失實狀。漢族雖自西方來。傳記所見。不及安息條支沙磧之地。今人復因以傳會。此爲陳平秘計之流。探噴索隱則無害。猶不予其質言也。不然者。世久而視聽濺漬。率爾之言將相保以爲實。

錄。其過宏矣。是以孫卿曰。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

徵信論下

傳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故非獨度事爲然也。凡學皆然。其於抽史尤重。何者。諸學莫不始於期驗。轉求其原。視聽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獨治史志者爲異。始卒不逾期驗之域。而名理卻焉。今之散儒。曾不諭是也。故徵言以致誣。玄議以成惑。昔者孫卿有言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五帝之中無傳政。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畧。近則論詳。畧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畧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非相篇夫尙書者不具之史。畧引大體。文若銘誄。非質言以紀事。故流別異春秋。高貴鄉公曰。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

之威。豈降於高祖哉。夏書淪亡。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畧。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則不得有異同之論也。高貴鄉公可謂知往志者也。春秋已作。而紀傳臚言。其道行事始悉。然猶多所殘遺。遠者莊蹻取滇。秦開郤胡。事大而文已約。及夫氏羌僭制。政事盡文。前代符姚近世西夏之屬。羣盜畧地。兵事繁牙。而多奇計者。皆不如帝室詳。下逮近世。韓宋之興。諸將若關先生破頭潘芝麻李等。史傳猶軼其名。關先生始起絳州。踰太行。轉戰出塞。毀上都而藺高麗。其武畧雖不逮明祖。視中山開平猶近。明史則已失其行軍圖法。此則近猶論畧。非獨久也。學者宜以高貴鄉公爲法。知其有畧。不敢妄意其事。妄意之即與巫言等。比鄰神仙之國。舊史蓋歲有變更。

國有賢豪。則爲之生事。延緣巷市之語。以造奇詞。往者中土。雖有猥語短書。今皆舉于士大夫之口。兔絲緣木。虺螭緣牆。苟可以傳麗者。無所不蔽。則是使張魯撰記。而寇謙之爲圖也。昔者莊周有言。曰。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不可以言傳。而世因貴言傳書。雖貴之猶不足貴也。天道篇史官陳列往迹詳矣。事有鉅而因於細。是故吳楚之戰。咎始采桑。昭公之出。釁在鬥鷄。其類非一也。正史或記其著。不能推本於其微者。桑鷄之事。顧幸而黨見爾。細亦因鉅。是故陳平以大牢草具爲端。足以聞亞父。陸生大言漢皇帝賢。而可以臣南越。項王尉佗雖戇。則必不可以一言去就。固有鉅者足以離合之。顧史官未嘗言。故曰。意有所隨。其言不傳久矣。愚者激以爲智。隨成心以求其情。比於謠詠。是以君子多見闕殆。昔

者韓非有言。曰。聽言之道。溶若醉。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參伍比物。事之形也。揚權篇夫治史盡於有徵。兩徵有異。猶兩曹各舉其契。此必一情一僞矣。往世諸子競於揚己。著書陳事。敗人則錄之。己屈則不述也。轉以九流相校。而更爲雌雄者衆。其有從橫之士。短長之書。必不言畫策無效。或饗天功以爲己力。是故魯連不帝秦王。言秦軍卻五十里。校以平原君傳。郤秦軍者。李同敢死之士之功。賈誼以袁劉父子答魏王。而言太子遂定。校以文帝陳王紀傳。文帝以五官中郎將副丞相。而陳王則爲平原小侯。魏王志定久矣。兩國殊黨。各爲其尊親諱。亦務進己而黜辱人。是故更始始於借交報仇。終於刮席。拓跋始爲劉石附庸。終以言敵國。皆自離也。下及近世。宋史稱岳飛破胡兀朮號。懂大奔。金史闕如也。邵長蘅稱閻應元守江陰。滿洲名王。

三人。大將八人。皆授首城下。然清官書亦不言。不知勝者溢傳之邪。

其敗者有所諱邪。魏源駁長蘅說云官書無三王八將名且亦不見贈卹斷其為誣案此未可斷也死難有卹本漢土之制閭應元守江陰時滿洲入中國六歲耳未能悉諳中國典禮降

臣亦未必樂為文致不得以贈卹不及斷其為誣又其支屬甚多位號有濫雖官書不見不得謂竟無其人至於張克捷而諱捷敗又滿洲之常度觀諸遺民記載明師斬誠大捷者非獨鄭成功李定國三數事也而滿洲官書不述

其事直云王師失利而已足知情存隱諱不欲布之簡書江陰之役縱斃三王八將其文牘且或諱言况史臣記載邪 從是讐質。自離者誠有可知。亦

或忽愧如不可知。抽史者若以法吏聽兩曹。辨其成獄。不敢質其疑

事。愚者以事有兩異。雖本無異辭者猶疑。此何但史傳邪。曩夕之言。

今日亦疑也。鷄鳴之事。日中可調也。昔者老聃有言曰。天下有始。以

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守者墨經云爛

異所古言守因者猶言尋因 母子者。猶今所謂因果。因以求果。果以求因。辨異而不過。

推類而不悖。是故邪說不能離。百家無所竄。則終身免于疑殆。是抽

史之樞要也。夫禮俗政教之變。可以母子更求者也。雖然。三統迭起。

不能如循環。三世漸進。不能如轉轂。頌兒變異。誠有成型無有哉。世人欲以成型定之。此則古今之事可以布算而知。雖燔炊史志猶可。且夫因果者。兩端之論耳。無緣則因不能獨生。因雖一。其緣衆多。故有同因而異果者。有異因而同果者。愚者執其兩端。忘其旁起。以斷成事。因以起其類例。成事或與類例累。則顛倒而組裂之。是乃殆以終身。弊之至也。凡物不欲絀。絲絀於金則不解。馬絀於曼荊則不馳。夫言則亦有絀。絀於成型。以物曲視人事。其去經世之風亦遠矣。世今

社會學者
多此病昔者孫卿有言。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偏矣。周於世矣。勸學篇夫古今雖異能。相類似者不絕。故引史傳以爲耑緒。其周用猶什三四。當其欲用。必驚於辯說者。猶賦詩有斷章。愚者喜論史事爲華。因以史尙平

議不尙記事。此其言盡員輿成國之秀民若一概也。往者干寶始爲晉紀總論。其言揮綽而還與事狀應。然大耑不過數首。及孫盛袁宏習鑿齒范曄之倫。吹毛索疵。事議而物辯之。固無當夫舉措之異。利病之分。譬如奕棋。勝負者非一區之勢也。疏附牽掣於旁者。其子固多。史之所記。盡於一區。其旁子不具見。細碎冥味之事史官固不悉知知之亦不可具載時旣久遠。而更欲求舉措之意。利病之勢。猶斷棋一區以定奕法。噍口弊唇。猶將無益也。近世鄙倍之說。謂史有平議者合於科學。無平議者不合科學。案史本錯雜之書。事之因果。亦非盡隨定則。縱多施平議。亦烏能合科學邪。若夫制度變遷。推其沿革。學術異化。求其本師。風俗殊尙。尋其作始。如班固沈約李淳風所志。亦可謂善於平議矣。而今世之平議者。其情異是。上者守社會學之說而不能變。下者猶近蘇軾志

林呂祖謙博議之流。但詞句有異爾。學校講授。徒陳事狀。則近於優戲。不得已乃多施平議而已。不能自知其故。藉科學之號以自尊。斯所謂大愚不靈者矣。又欲以是施之史官著作。不悟史官著書。師儒口說。本非同劑。惟有書志當經考索之功。其論一代政化。引當大體而已。若毛舉行事。訂其利病。是乃科舉發策之流。違於作述之志遠矣。彼所持論非獨闡於人事。亦不達文章之體也。章炳麟曰。是五志者。皆明德之遠言。耆艾之高致也。智者用之以盡倫。愚者用之以絕理。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謂是邪。言而有畛。連犴無傷者則有矣。蓋昔老聃良史之宗。定箸八十一章。其終有亂。夫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吾以告今文五經之家。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吾以告治晚書疑前史者。顏師古注漢書凡後出雜書緯候異事一切刪落最爲可法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吾以告出入風議尙論

古人之士。夸

飾

一百九十

文心雕龍札記

事類第三十八

文之爲用。自喻喻人而已。自喻奚貴。貴乎達。喻人奚貴。貴乎信。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達之說也。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信之說也。夫以言傳意。自古始已有不能吻合之患。是故譬喻衆。而假借繁。水深曰深。室深亦曰深。布廣曰幅。地廣亦曰幅。此譬喻也。相之字。觀木也。而凡視皆曰相。暴之字。日中視絲也。而凡明皆曰暴。此假借也。言期於達。而不期於與本義合。則故訓之用。由此滋多。若夫累字成名。累名成文。而意仍有時而遠礙。則興道之用。由此興焉。道古語以剗今。道之屬也。取古事以託喻。興之屬也。意皆相類。不必語出於我。事苟可信。不必義起乎今。引事引言。凡以達吾之思而已。若夫文之以

喻人也。徵於舊則易爲信。舉彼所知則易爲從。故帝舜觀古象。太甲稱先民。盤庚念古后之聞。箕子本在昔之誼。周公告商而陳冊典。穆王詳刑而求古訓。此則徵言徵事。已存於左史之文。凡若此者。皆所以爲信也。尙考經傳之文。引成事迹。故言者不一而足。即以宣尼大聖。親製易傳。孝經之辭。亦多甄采前言。旁徵行事。降及百家。其風彌盛。詞人有作。援古尤多。夫滄浪之歌。一見於孟子。素餐之詠。遠本於詩人。彥和以爲屈宋莫取舊辭。斯亦未爲誠論也。逮及漢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舊言。始則資於訓詁。繼而引錄成言。漢代之文。幾無一篇不采錄成語者。觀二漢書可見。終則綜輯故事。爰至齊梁。而後聲律對偶之文大興。用事采言。尤關能事。其甚者。摭拾細事。爭疏僻典。以一事不知爲恥。以字有來歷爲高。文勝而質漸以漓。學富而才爲之累。此則末流之弊。故宜去甚去奢。

以節止之者也。然質文之變。華實之殊。事有相因。非由人力。故前人之引言用事。以達意切情爲宗。後有繼作。則轉以去故就新爲主。陸士衡云。雖杼軸於余懷。忱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故雖愛而必捐。豈唯命意謀篇。有斯懷想。即引言用事。亦如斯矣。是以後世之文。轉視古人。增其繁縟。非必文士之失。實乃本於自然。今之訾警用事之文者。殆未之思也。且夫文章之事。才學相資。才固爲學之主。而學亦能使才增益。故彥和云。將瞻才力。務在博見。然則學之爲益。何止爲才裨屬而已哉。然淺見者。臨文而躊躇。博聞者。裕之於平素。天資不充。益以彊記。彊記不足。助以鈔撮。自呂覽淮南之書。虞初百家之說。要皆採取往書。以資博識。後世類苑書鈔。則輸資於文士。效用於謏聞。以我搜輯之勤。祛人繙檢之劇。此類書所以日衆也。惟論文用

事。非可取辦登時。觀天下書必徧而後爲文。則皓首亦無操觚之事。故凡爲文用事。貴於能用其所嘗研討之書。用一事必求之根據。觀一書必得其績效。期之歲月。瀏覽益多。下筆爲文。何憂貧窶。若乃假助類書。乞靈雜纂。縱復取充篇幅。終恐見笑大方。蓋博見之難。古今所共。俗學所爲多謬。淺夫視爲畏塗。皆職此之由矣。又觀省前文。迷其出處。假令前人註解已就。自可因彼成功。若箋注未施。勢必須於繙檢。然書嘗經目。繙檢易爲。未識篇題。何從尋討。是以昔人以遭人而問爲懿。以耳學不精爲恥。李善之注文選。得自師傳。顏籀之注漢書。亦資衆解。是則尋覽前篇。求其根據。語能得其本始。事能舉其原書。亦須年載之功。豈能鹵莽以就也。嘗謂文章之功。莫切於事類。學舊文者不致力於此。則不能逃孤陋之譏。自爲文者不致力於此。則

不能免空虛之誚。試觀顏氏家訓勉學文章一篇所述。可以知其術矣。

事類

文心雕龍札記

練字第三十九

文者集字而成。求文之工。必先求字之不妥。然自六書肇造。孳爲九千。轉注假借之例既立。而衆字之形聲義訓。往往互相牽綴。故用字者。因之無定。此一事也。名無固宜。名無固實。在乎約定俗成。然造字之始。或含義本狹。而後擴充以爲寬。或含義至通。而後減削以爲局。至於採用之頃。隨情取舍。義界模糊。刑名文名。蓋由官府定著。論學術者。亦或自定名例。以便詮說。尋常文翰。固無是也。故字義紛綸。檢擇無準。此二事也。又古字雖曰九千。亦有複重。非盡特立。即其塙爲本字者。恒文或轉舍而不用。取彼同類之音。以爲通假。取彼同類之義。不爲判分。後來造字猥多。則數逾四萬。用字缺少。則不逾四千。而

古察今。彌爲漫汗。然則字義不定。辨析尤艱。此三事也。夫雅俗常奇。古今興廢。名成於對待。故可隨情設施。豈無今世恆俗之言。遠本絕代。輔軒之語。但求實義的當。何必拘滯所聞。然文士裁篇用字。或貴於艱深。或趨於簡易。師範古籍。則資藉奇字以成已文。依附流俗。則苟安鄙別以求人喻。不悟字之取舍。以義之當否爲標。而辨義正名。實非易業。此四事也。舍人言練字者。謂委悉精熟於衆字之義。而能簡擇之也。其篇之亂曰。依義棄奇。此又著文之家所宜奉以周旋者也。歷觀自古文章。用字不定。求其所由。蓋有三焉。一曰緣形而不定。字有正假。任意而書。體有古今。隨情而用。仁義之義本作誼。威儀之儀本作義。舉本字者。書仁誼可作言旁宜。從常行者。書威儀不作羊下我。孝弟之字別作悌。歡說之字別作悅。好古文者。但書偏旁。從常

行者加心始足。凡字有通假正變。施於文章。皆準斯例。二曰緣義而
不定。字有同訓者。訓同則用此與彼。於義無殊。是故庶績咸熙。易爲
衆功。皆興可也。察其所由。易爲揆厥所元。可也。春秋書元年。子夏問
何不稱初哉。首基。即以諸字同訓爲始。而發此難也。字有殊名者。名
殊則用此與彼。於實是一。是故鳩曰尸鳩。殊名也。召南曰鳩。曹風曰
尸鳩。藻爲聚藻。殊名也。詩人曰藻。左氏釋以蘊藻。春秋書過垂。而傳
家釋之以犬丘。由此故也。字有同類者。同類則散言有別。通言不殊。
禮器以白黑爲素青。本於秦語。然素本白緇。非凡白之號。青爲東色。
非火熏之名。緣其大類相同。所以有斯變亂。逮於後世。或以蘊犗目
青牛。或號龍門爲蚪戶。考之經典。禮經以雁爲鷓。周易以雉爲雞。固
斯志也。凡字有同訓。殊名同類。施於文章。皆準斯例。三曰緣聲而不

定。詩歌協韻。必取諧調。則用字可無定準。詩言母也。天只。變父言天。易言既雨既處。變止言處。後世如楊子雲變梁父爲梁碁。蔡伯喈以祖蹤代祖武。皆其徵也。至於聲偶之文。尤貴叶律。苟不宜於迭代。即須變以求諧。故危涕墮心。有時互易常位。積莖素毳。有時悉變本名。一天也。調仄句則稱有昊。調平句則曰穹蒼。一地也。調平句則曰媪神。調仄句則爲后土。此即千殊萬異。亦與字之本質何關。又況對仗既成。字取相配。苟一偏有蹉踔之患。斯兩句皆歸刪落之科。然則聲偶之文。用字彌無常則。奚足怪哉。綜上三因。以包古今用字之情態。庶云得其梗概矣。然文人好尙。復有乖違。或是古而非今。或慕難而賤易。或崇雅而鄙俗。或趨奇而厭常。矯是四弊。亦恆有過其直者。斯用字所以愈益紛紜也。畧舉其族。蓋有數焉。一者。字必浚長之書。訓

必蒼雅所載。攀援之字。必寫從反井。恒久常語。必改爲烝塵。甚至摹經典者。棄子史之成文。擬史漢者。擯晉宋之代語。上自相如封禪摹擬詩書。下至近代文家步趨韓柳。高低有判。爲弊不殊。二者。文阻難運。彥利之讜言。字貴易識。隱侯之卓識。而亭林顧君譏人舍恆用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爲自蓋其俚淺。亦沈劉之意也。然人情見詭異而震驚。亦見平庸而厭鄙。故難易之宜。至今莫定。此如黽勉密勿。本是一言。黽勉習見。故密勿爲難。差池柴虬。字義無二。以差池過常。則柴虬爲貴。假令時人所行。雖逸籍亦成恆語。故三豕別風。舉世莫之敢議。如時人所廢。雖雅誥亦爲奇核。故漢書莊子。有時視爲僻書。然則難易之分。徒以興廢爲斷耳。三者。易撫盤爲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子立所譏。於今未改。故飲茶或曰飲莽。垂脚而云危坐。馳鐵道曰附

輶車。乘輪舟曰附番舶。苟俗間所恒用。必須易以故言。縱令爲實有殊。不復勘其名義。加以俗言蕃衆。俗書糾紛。既不知其本字本音。則從俗轉覺艱阻。不如求之故籍。反可自蓋荒愴。然從俗之情。亦有科判。或取便於施用。或以飾其粗疎。豈可一概而論也。四者。字不問古今。義不問雅俗。但使奇核。遂加采獲。於是孫休武曩之奇字。與篆隸而共篇。短書譯籍之異文。將經史而同錄。以人所弗知爲上。以世所共曉爲下。用字之亂。必以此曹爲最矣。又文士用字。有依人者。有自撰者。大抵貴己出者。以自撰爲多。漢世小學精練。故辭賦之文。用字多由自造。魏晉以來。用字盖有常檢。唐世韓愈稱奇。樊紹述稱澀。然如曹成王碑。用剡鞣鏐撇撇掇筴跂諸字。絳守居園池記有瑤翻碧漱嵬眼傾耳等語。不今不古。亦何爲哉。至於用字依人。亦有依古依

俗之別。依古者。從所常習。奉爲準繩。以時代言。則讀秦漢以上書者。文中絕少近世之語。以部類言。則習經傳之雅詁者。文中必無恆俗之言。依俗者。但取通行。不殊今古。稱兄弟爲昆玉。曰城池以金湯。此本子史而成俗也。以苛切爲吹毛求疵。以自欺爲掩耳盜鈴。此本古語而成俗者也。以心行爲思想。曰平準曰金融。此本譯語而成俗者也。取於衆所共知。不復審諛其義。然則自撰與依人。各有短長。亦互相譏妣。自非閱覽深識之士。烏從定之。愚謂文體有文質。文用有高庠。其爲質言。無論記事言理。必當考覈名義。求其諦實。古所有而當遵之可也。古之所無。今撰可也。一篇之中。字無岐出。前所已見。後宜盡同。觀於浮屠譯經。其德業諸名。以及動靜狀助諸字。皆有恆律。又觀正史記事。大抵本於官府成言。萌俗通語。漓質趨文。大雅所笑。今

之紀事言理者。必當知其利病。然後可與言文。否則研弄聲調。塗飾華采。雖復工巧。等於玉卮無當者已。文飾之言。非效古固不能工妙。而人之好尙。不能盡同。此當聽其自爲。不必齊以一是。正如通歷算者。爲文或引九章。解佛書者。爲文亦有譯語。安其所習。亦何嫌哉。然效古以似爲上。猶之學方言者。一語有差。一音不正。則羣焉笑之。謂爲不善學者。效古亦然。一句不類。一字不安。則亦有敗績失據之患。故效古人之文者。必用其所經用之字。否則必用出乎其前之字。否則必用與其文相稱之字。雖曰拘滯哉。其情在於求似也。若乃恒俗之文。取便於用。用字之準。惟在廢興。此如官府文移。學校講疏。報紙紀載。日用書疏。契約列訴之辭。平話劇曲之類。其用至庠。亦惟循常蹈故。不事更張可也。然自小學衰微。則文章猶削。今欲明於練字。

之術。以馭文質諸體。上之宜明正名之學。下亦宜畧知說文爾雅之書。然後從古從今。畧無蔽固。依人自撰。皆有權衡。釐正文體。不致陷於鹵莽。傳譯外籍。不致失其本來。由此可知練字之功。在文家爲首要。非若鍛句煉字之徒。苟以矜奇炫博爲能也。

子思弟子於穆不祀。孫云。祀當作似。詩周頌。於穆不已。毛傳引孟仲子說。正義引鄭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又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彥和所本。

傳毅朱誄已用淮雨。李詳云。盧文弨鍾山札記卷一引傳毅朱誄。已用淮雨。下有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八字。盧氏又云。古文苑載傳毅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今雕龍誄碑蕭所載。爲後人易以氛霧杳冥矣。李云元長序無攷。又宋本蔡中郎集楊賜碑。烈風

淮雨。不易其趣。今本淮雨改作雖變。疑烈風亦後人所改也。廣氏李
又云。陸士衡九愍。思振袂於別風。
字靡異流。異當作易。

文心雕龍札記

隱秀第四十

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風動秋草朔字。紀氏以永樂大典校之。明爲僞撰。然於波起辭間一節。復云純任自然。彥和之宗旨。即千古之定論。是仍爲僞書所給也。詳此補亡之文。出辭膚淺。無所甄明。且原文明云。思合自逢。非由研慮。即補亡者。亦知不勞妝點。無待裁鎔。乃中篇忽靡人馳心溺思。嘔心煨歲諸語。此之矛盾。令人笑詫。豈以彥和而至於斯。至如用字之庸雜。舉證之闊疏。又不足誚也。案此紙亡於元時。則宋時尙得見之。惜少徵引者。惟張戒歲寒堂詩話。引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此真隱秀篇之文。今本旣云出於宋槧。何以遺此二言。然則贗跡至斯愈顯。不待考索文理而亦知之矣。夫

隱秀之義。證明極艱。彥和既立專篇。可知於文苑爲最要。但篇簡俄空。微言遂闕。是用仰窺劉旨。旁緝舊聞。作此一篇。以備舉探。然褚生續史。或見哂於通人。束皙補詩。聊存思於舊制。其辭曰。

夫文以致曲爲貴。故一義可以包餘。辭以得當爲先。故片言可以居要。蓋言不盡意。必含餘意以成巧。意不稱物。宜資要言以助明。言含餘意。則謂之隱。意資要言。則謂之秀。隱具於此。而義存乎彼。秀者。理有所致。而辭效其功。若義有闕畧。詞有省減。或迂其言說。或晦其訓故。無當於隱也。若故作才語。弄其筆端。以纖巧爲能。以刻飾爲務。非所云秀也。然則隱以複意爲工。而纖旨存乎文外。秀以卓絕爲巧。而精語峙乎篇中。故曰。情在辭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大則成篇。小則片語。皆可爲隱。或狀物色。或附情理。皆可爲秀。目送歸鴻。易手揮五

絃難。隱之喻也。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秀之喻也。然隱秀之原。存乎神思。意有所寄。言所不追。理具文中。神餘象表。則隱生焉。意有所重。明以單辭。超越常音。獨標蒼穎。則秀生焉。此皆功存玄解。契定機先。非塗附之功。非雕染之事。若意本淺露。語本平庸。出之以庀辭。加之以華色。此乃蒙羊質以虎皮。刻無鹽爲西子。非無彪炳之文。粉黛之飾。言尋本質。則僞蹟章明矣。故知妙合自然。則隱秀之美。易致。假於潤色。則隱秀之實已乖。故今古篇章。充盈篋笥。求其隱秀。希若鳳麟。陸士衡云。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余掬。蓋謂此也。今試分徵前載。考彼二長。若乃聖賢述作。經典正文。言盡琳瑯。句皆韶夏。摘其隱秀。誠恐匪宜。然易傳有言中事隱之文。左氏明微顯志晦之例。禮有舉輕以包重。詩有陳古以刺今。是則文外重旨。唯經獨多。

至若禹拜昌辭。不過慎身數語。孔明詩旨。蔽以無邪一言。書引遲任之詞。祇存三句。傳叙大武之頌。惟取卒章。是則舉彼話言。標爲殊義。於經有例。亦非後世創之也。孟子之釋書文。武成一篇。洵多隱義。謝安之舉經訓。訏謨二語。偏有雅音。舉例而思。則隱秀之在六經。如琅玕之盈玉府。更僕難數。鑽仰焉窮者矣。自屈宋以降。世有名篇。畧指二三。以明隱秀。若夫離騷依詩以取興。九辨述志以諫君。賈誼弔屈以自傷。楊雄劇秦以寓諷。王粲登樓。歎匏懸之不用。子期聞笛。愍麥秀於爲墟。令升晉紀之論。明金德之異包桑。元卿高帝之頌。諛煬失而思魚藻。他若古詩十有九章。皆含深旨。詠懷八十二首。悉寓悲思。陳思有離析之哀。則託情於黃髮。公幹含卓犖之氣。故假喻於青松。雖世遠人遐。本懷難盡昭哲。以意逆志。亦可得其依稀焉。又如先士

茂製。飄高歷賞。屈賦之青青秋蘭。小山之萋萋春草。班姬之團團明月。嵇生之浩浩洪流。子荆陟陽之章。用晨風爲高唱。興公天台之賦。叙瀑布而擅場。彥伯東征。泝流風以盡寫送之致。景純幽思。述川林以寄蕭瑟之懷。至若雲橫廣階。月照積雪。吳江楓落。池塘草生。並自昔勝言。至今莫及。且其爲秀。亦不限於圖貌山川。摹寫物色。故所遇無故物。王恭以爲佳言。思君若流水。宋帝擬其音調。延年疏誕。詠古有自寓之辭。曹公古直。樂府有悲涼之句。故知叙事叙情。皆有秀語。豈必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爭奇一字。競巧一韵。然後爲秀哉。蓋聞玉藻瓊敷。等中原之有菽。錯金鏤采。異芙蕖之出波。隱秀之篇。可以自然求。難以人力致。要之理如橐籥。與天地而罔窮。思等流波。隨時序而前進。綴文之士。亦唯先求學識。次

練體裁。摹雅致以定習。課精思以馭篇。然後窮幽洞微。因宜適變。斷輪自辨其疾徐。伊摯自輸其甘醪。古來隱秀之作。誰云其不可復繼哉。

贊曰。意存言表。婉而成章。川含珠玉。瀾顯圓方。蒼發穎豎。託響非常。千金一字。歷久逾芳。

文心雕龍札記

指瑕第四十一

陳思王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昔尼父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而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有同哉。詳陳王此書之旨。首言常文鮮無瑕謫。次明自非作者不宜妄譏古人。復明好尚不同。故是非互異。此可爲讜論矣。然文人譏彈

昔作之情。亦有數族。未可謂評量古人。即爲輕薄。先士所作。確見其違。偶用糾繩。便爲虐古也。其或實知之士。辨照是非。廣覽書傳。疾彼誤書。不能默爾。于是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披尋證驗。以考慮淨。雖使古人復生。不得罪其誹謗。此上第也。至若明知前失。恐誤後人。筆之簡篇。以戒沿誤。雖于古人爲不恭。而于後生則有益。此其次也。若夫情有愛憎。意存偏黨。素所嗜好。雖明悉其誤而不言。夙所鄙貴。雖本無疵類而狂舉。此爲下矣。才非作者。學不周浹。濫下雌黃。輕施抨擊。以不俗爲俗。以不狂爲狂。此乃妄人。亦無足誅斥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文章利病。誠亦多途。後生評論前賢。若非必不得已。原不必妄肆詆譏。載之紙素。若意在求勝。工訶古人。翻駁舊作。尋摘瘡痛。夫豈謹厚之道。觀韓退之推許三王。極崇李杜。即太白亦稱崔顥。少陵亦

慕蘭成。何必以哂笑前文爲長哉。人情每明于知人。而闇于察己。蓋班固譏司馬遷之蔽。而傅玄復譏固之失。所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是以論量古人。取其鑑己。已果無瑕。何必以勝古爲樂。己若有過。自救不暇。而暇論人乎。好訶古者。不可不深思此義也。至于同時之文。尤不可輕於議論。昔葛洪論時人之文。每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顏之推稱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常以此忤人。至今爲悔。觀此二條。則彈射人文。正非佳事。自非子姓門徒。惟有括囊以求無咎云。

此篇所指之瑕。凡爲六類。一文義失當之瑕。二比擬不類之瑕。三字義依稀之瑕。四語音犯忌之瑕。五掠人美辭之瑕。六注解謬誤之瑕。

雖舉證稀闊。正宜引申以求。觀顏氏家訓。匡繆正俗諸書。知文士屬辭。實多瑕類。古人往矣。誠宜爲之掩藏。然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別白書之。亦所以示鑒也。竊謂文章之瑕。大分五族。而注謬之瑕。不與焉。一曰體瑕。二曰事瑕。三曰語瑕。四曰字瑕。五曰勦襲之瑕。體瑕者。王朗雜箴。乃置巾履。陳思文誄。旨言自陳。是也。事瑕者。相如述葛天之歌。千唱萬利。曹洪謬高唐之事。不記綿駒。是也。語瑕者。陳思之聖體浮輕。潘岳之將反如疑。是也。字瑕者。詭異則若胸呶。依稀則若賞撫。是也。以上舉例皆本原書勦襲之瑕。蘇綽擬周書而作大誥。楊雄擬易而作太玄。是也。此本顏君說總之古人之瑕。不可不知。己文之瑕。亦不可不檢。元遺山詩曰。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較短長。今之人欲指斥前瑕者。豈可不知斯旨哉。

管仲有言九句。案管子戒篇文曰。管仲復于桓公曰。無翼而飛者

聲也。

注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

無根而固者情也。

注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故曰無根而固

無方而富者生

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案彥和引此。斷章取義。蓋以無翼而飛。無根而固。喻文之傳于久遠。易爲人所詔識。即後文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彙括一朝。可以無慙千載之意。亦即贊斯言一玷千載弗化意。

慮動二句。本陳思。

武帝誄。金樓子立言篇下有管仲有言。至施之尊極。不其嘖乎云云。與此篇校。但少或逸才以爽迅二句耳。又顏氏家訓文章篇云。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于蟲。匹婦于考也。

左思七諷。今無攷。然六朝人實有太不避忌者。吳均集有破鏡賦。顏之推斥之曰。亦見文章篇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歛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者幸避此名也。

崔瑗誅李公。文無攷。然漢文多有此類。不足爲嫌。

高厚之詩二句。六朝人常好引此事以譏人。金樓子雜記篇上。何僧智者。嘗于任昉坐賦詩而言其詩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何大怒曰。遂以我爲狗號。任遂後解說。遂不相領。

終無撫卽酬卽之語。無當作有。

夫賞訓錫賚四句。用賞者如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之諷高歷。賞用撫者如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之撫事彌深。

賞際奇至。撫卽酬卽二語。今不知所出。

斯實情訛之所變六句。案晉來用字有三弊。一曰造語依稀。如賞撫二字之外。戒嚴曰纂嚴。送別曰瞻送。解識曰領悟。契合曰會心。至如品藻稱譽之詞。尤爲模畧。如嵇紹劭長。高坐淵箸。王微邁上。卞壺峯距。王恭亭亭直上。王忱羅羅清疎。叩其實義。殊欠分明。而世俗相傳。初不擲究。二曰用字重複。容貌姿美。見于魏書。文艷博富。亦載國志。此皆三字稠疊。兩字複語。尤難悉數。三曰用典飾濫。呼徵質曰周鄭。謂霍亂爲博陸。言食則餽口。道錢則孔方。稱兄則孔懷。論婚則宴饗。求莫而用爲求瘼。計偕而以爲計階。轉相祖述。安施失所。此喻乖方。斯亦彥和所云文澆之致弊也。

此語求蚩反音取瑕。金樓子雜記篇上云。宋玉戲太宰屢游之談。

流連反語。遂有鮑照伐鼓。孝綽布武。韋桀浮柱之作。

案伐布浮皆雙聲惟布今屬于邦紐清濁小異然則

三語也顏氏家訓文章篇云。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玉已

有屢游之誚。案此事今無考如此流比。幸須避之。此云比語反音者。如吳志成

子閣反石子岡。晉書清暑反楚聲。宋書袁愨孫反殞門。齊書東田反

癩童。舊宮反窮廐。梁書鹿子開反來子哭。南史叔寶反少福。此所謂

求蚩取瑕也。

此所謂比語求蚩只在比語反音而唐宋以來並忘字音如宋人笑德邁九皇為賈非黃明太祖疑為世作則為為世作賊

然則彥和云不

屑于古。有擇于今者。豈虛也哉。

中黃育獲。按今本西京賦薛綜注。刪去闍尹之說。

令章靡疚二句。此言文章但求無病。顏氏家訓文章篇曰。學為文

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傍人也。自

古執筆為文者。何可勝言。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

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章句

二百二十二

文心雕龍札記

養氣第四十

養氣謂愛精自保。與風骨篇所云諸氣字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補神思篇之未備。而求文思常利之術也。神思篇曰。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又云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思契。不必勞情也。文賦亦曰。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以二君之言觀之。則文思利鈍。至無定準。雖有上材。不能自操張弛之術。但心神澄泰。易于會理。精氣疲竭。難于用思。爲文者欲令文思常贏。惟有弭節安懷。優遊自適。虛心靜氣。則應物無煩。所謂明鏡不疲于屢照也。然心念旣澄。亦有轉

不能構思者。士衡云。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雖使閉聰塞明。一念若興。仍復未靜以前之狀。故彥和云。意得則舒懷命筆。理伏則投筆卷懷。亦惟聽其自然。不復強思以自困。若云心虛靜者。即能無滯於爲文。則亦不定之說也。大凡爲學爲文。皆有弛張之數。故學記云。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注云。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謂息遊。謂閒暇無事之。謂遊。然則息遊亦爲學者所不可缺。豈必終夜以思。對案不食。若董生下幃。王劭思書。然後爲貴哉。至於爲文傷命。益有其徵。若夫相如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于驚夢。桓譚疾感于苦思。王充氣竭于思類。彥和旣舉之矣。後世若杜甫之性耽佳句。李賀之嘔出心肝。又有吟成一字。撚斷數髭。二句三年。一吟流淚。此皆銷鑠精膽。蹙迫和氣。雖有妙文。亦自困之至也。又人

才有高下。不可強爲。故顏氏家訓云。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義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此言才氣備下。雖使瀝辭鑄思。終然無益也。大氏年少精力有餘。而照理不深。雖用苦思而文章未即工妙。年齒稍長。畧諳文術。操觚之際。又患精力不能赴之。此所以文鮮名篇。而思理兩教之匪易也。恒人或用養氣之說。盡日遊宕。無所用心。其于文章之術未嘗研鍊。甘苦疾徐未嘗親驗。苟以養氣爲言。雖使頓神胎息。至于百齡。一旦臨篇。還成沮愕。彥和養氣之說。正爲刻厲之士言。不爲逸遊者立論也。

仲任置硯以綜述 李詳云。北堂書鈔著述篇。引謝承後漢書云。王充貧無書。往市中省所賣書。一見便憶。門牆屋柱皆施筆硯而著論衡。

雖非胎息之邁術。李詳云。後漢書方術傳。王真能爲胎息服食之法。章懷注。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

文心雕龍札記

附會第四十三

晉書文苑左思傳載劉逵三都賦序曰。傅辭會義。抑多精緻。彥和此篇。亦有附辭會義之言。博附同類通用字正本淵林。然則附會之說舊矣。循玩斯文。與鎔裁章句二篇所說相備。然鎔裁篇但言定術。至于術定以後。用何道以聯屬衆辭。則未暇晰言也。章句篇致意安章。至于章安以還。用何理以斟量乖順。亦未申說也。二篇各有首尾圓合首尾一體之言。又有綱領昭暢內義脈注之論。而總文理定首尾之術。必宜更有專篇以備言之。此附會篇所以作也。附會者。總命意修辭爲一貫。而兼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之功績也。大抵著文裁篇。必有所詮表之一意。約之爲一句。引之爲一章。長短之形有殊。而所詮之一意則

不異。或以質直爲體。或以文飾爲貌。文質之形有殊。而必有所詮。所詮必一。則不異。造次出辭。精微談理。高下之等有殊。而皆求一所詮。則不異。累字以成句。累句以成章。繁簡之狀有殊。而累衆意以詮一意。則不異。王輔嗣之說易也。曰。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無妄然。必由此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而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善哉。夫孰知文辭之衆。亦可以執一御乎。彥和此篇。言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驅萬塗于同歸。貞百慮于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累。自非明致一之義。烏能言之如此簡易哉。雖然。文之所詮。必爲一。而不能有兩出矣。而所以詮。則無定。假令所詮易了。雖一言可明。所詮繁細。則必集衆。

多所詮以成一所詮。此彥和所云大體文章類多枝派者也。即實論之。一句之文必集二字以上。二字者各各含一所詮。然則雖謂一句集衆所詮以成一所詮可也。此衆所詮與彼一所詮相待而成兩端。雖其文枝葉扶疎。觸理紛雜。對彼所共之一詮。亦祇處一端之地。何也。彼衆所詮無一不與此一所詮相係。一也。衆所詮之間。又無一不自相係以歸于彼一所詮。二也。是故表其名曰源派。曰本枝。曰主朋。章句篇贊曰。理資。應主辭忌失朋。則不過兩端而已矣。荀子曰。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楊倞注曰。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文辭舉理雖衆。成辭雖多。孰非舉一端以明一端哉。知斯義也。離合同異。各盡厥能。文變多方。而兩端可盡。處璇機以觀大運。順情僞以極變化。焉有繁雜失統之譏。駢枝疣贅之患乎。或謂

事理之變。誠亦紛紜。但設兩端。豈能賅括。不悟一端既定。得其環中。變雖無窮。而繫中則一。所繫相共。焉得而不目以一端哉。且思理牽係。有恒數可求。縱其爲義相反。爲類有殊。而反殊之名。緣正同而立。離一不成。是故每有一所詮。其所藉之衆所詮。必與此一所詮。有不能離之故。用思者賴此而不憂渙散。辨體者賴此而不誤規型。裁章者賴此而能剪裁浮辭。酌典者賴此而能配合事類。故曰鎔範所凝。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定勢之說如此。命意之說亦如此矣。據此言之。文之成立。蓋有定法。篇章字句。皆具不易之規。隱顯繁簡。皆合必然之例。雖隨手之變。難以定法相繩。及其成篇。必與定法相會。然巧者密合。拙者多疵。曉術者易爲功。闇理者難爲美。譬之語言。有辨有訥。辨者言事或繁或簡。皆足達情。訥者言事或繁或簡。皆

難喻意。知語言以辨爲貴。則文辭以巧爲功。雖無術者未嘗無闡合之時。而有術者則易收具美之績。但言非盡意之器。故傳意之道亦多。每有文章所詮畢同。而設辭則異。或本隱以之顯。或從易以至難。或沿波以討源。或因枝以振葉。是以綴文之理例。誠有可言。綴文之格式。難以強立。語其較畧。亦惟曰句必比叙。義必關聯而已。論其方術。亦惟曰密於接附。工于改易而已。考其功績。亦惟曰統首尾合涯際而已。總上所言。可成六義。章句長短。必有所詮。所詮必一。一也。凡一所詮。待衆所詮。二也。此衆所詮對一所詮而爲兩端。三也。思有恒數。苟知致一。則衆義部次。不憂凌雜。四也。文有定法。曉術者易成。五也。雖有定理。而無定式。循理爲之。必無敗績失據之患。六也。若夫浮詞炫博。虛響取神。隸事于失倫之所。竄句于無用之地。雕鑿數語。而

于篇義無關。修飾一字。而于句義罔益。雖勞苦之情。或倍蕪于恒俗。其于附會。蓋無與焉。

文心雕龍札記

總術第四十四

此篇乃總會神思以至附會之旨。而丁寧鄭重以言之。非別有所謂總術也。篇末曰。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携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然則彥和之撰斯文。意在提挈綱維。指陳樞要明矣。自篇首至知言之選句。乃言文體衆多。自此以下。則明文體雖多。皆宜研術。即以證圓鑒區域大判條例之不可輕。紀氏于前段則云汗漫。于次節則云與前後二段不相屬。愚誠未喻紀氏之意也。今當取全文而爲之銷解。庶覽者毋惑焉。若夫練術之功。資於平素。明術之效。呈於斯須。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其事至多。其例至密。其利害是非之辨至紛紜。必先之以博觀。繼之以

勤習。然後覽先士之盛藻。可以得其用心。每自屬文。亦能自喻得失。眞積力久。而文術稠適。無所滯疑。縱復難得善文。亦可退求無功。雖開塞之數靡定。而利病之理有常。顏之推云。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言成就之難也。是以練術而後爲文者。如輪扁之引斧。棄術而任心者。如南郭之吹竽。繩墨之外。非無美材。以不中程而去之。無吝。天籟所激。非無殊響。以不合度而聽者告勞。是知術之於文。等於規矩之於工師。節奏之於矇瞍。豈有不先曉解而可率爾操觚者哉。若夫曉術之後。用之臨文。遲則研京以十年。速則奏賦於食頃。始自用思。終於定藁。同此必然之條例。初無岐出之衢途。蓋思理有恒。文體有定。取勢有必由之準臬。謀篇有難畔之綱維。用字造句。合術者工而不合術者拙。取事屬對。有術者易而無術者難。聲律待術

而後安。采飾待術而後美。果其辨之有明通之識。斯爲之無潰惑之虞。雖文意細若秋毫。而識照朗於鏡鑑。故曰乘一總萬。舉要治繁也。欲爲文者。其可不先治練術之功哉。

今之常言八句。此一節爲一意。論文筆之分。案彥和云。文筆別曰兩名自近代。而其區叙衆體。亦從俗而分文筆。故自明詩以至諧隱。皆文之屬。自史傳以至書記。皆筆之屬。雜文篇末曰。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書記篇末曰。筆劄雜名。古今多品。詳雜文名目猥繁。而彥和分屬二篇。且一曰雜文。一曰筆札。是其論文叙筆。固別區分。疆畛昭然。非率爲辨析也。諧隱篇曰。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說是彥和之意。以諧隱爲文。故列史傳前。書中多以文筆對言。惟事類篇曰。事美而制於刀筆。爲通日文翰之辭。鎔裁篇草創鴻筆。先標三準。爲兼言文筆之辭。頌讚篇相如屬筆。始讚荆軻。爲以筆日文之

辭。蓋散言有別。通言則文可兼筆。筆亦可兼文。劉先生云筆不該文未諦審彼三文。棄

局就通爾。然彥和雖分文筆。而二者並重。未嘗以筆非文而遂屏棄

之。故其書廣收衆體。而譏陸氏之未該。且其駁顏延之曰。不以言筆

爲優劣。亦可知不以文筆爲優劣也。其他並重文筆之辭。曰。文場筆

苑。有術有門。本篇贊曰。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書記贊曰。藻耀而高翔。固文筆

之鳴鳳也。風骨曰。裁章貴于順序。文筆之同致也。章句斯皆論文與

論筆相聯。曷嘗屏筆於文外哉。案文心之書。兼賅衆製。明其體裁。上

下洽通。古今兼照。既不從范曄之說。以有韻無韻分難易。亦不如梁

元帝之說。以有情采聲律與否分工拙。斯所以爲籠圈條貫之書。近

世儀徵阮君文筆對。綜合蔚宗二蕭昭明元帝之論。以立文筆之分。因謂

無情辭藻韻者不得稱文。此其說實有揀弊之功。亦私心夙所憲好。

但求之文體之真諦。與舍人之微旨。實不得如阮君所書。且彥和既目爲今之常言。而金樓子亦云。今人之學。則其判析。不自古初明矣。與其屏筆于文外。而文域狹隘。曷若合筆于文中。而文圍恢弘。屏筆于文外。則與之對壘。而徒啓鬥爭。合筆於文中。則驅於一途。而可施鞭策。阮君之意誠善。而未爲至懿也。棊弊誠有心。而於古未盡合也。學者誠服習舍人之說。則宜兼習文筆之體。洞諳文筆之術。古今雖異。可以一理推。流派雖多。可以一術訂。不亦足以張皇阮君之志事哉。今錄范沈二蕭之說於後。加以詮釋。

范蔚宗在獄與甥姪書曰。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案此言文有韻爲主。韻即謂宮

濁商清

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

案此言無韻爲筆。韻亦謂宮商清濁。

昔思乃無定方。特能濟

艱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案此蔚宗自言兼工筆也

筆札之語。始見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或曰筆牘。論衡載奇

或曰筆疏。上同皆指上書奏記施於世事者而言。然論衡謂采掇傳

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是固以筆為文。文筆之分。爾時所未有

也。今考六朝人當時言語所謂筆者。如晉書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

當有六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論議皆珣所草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顏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沈慶之傳。慶之謂顏竣曰君但知筆

札之事任昉傳。時人云任筆沈詩劉孝綽傳。三筆六詩三孝儀六孝威也諸筆字皆指公家之文。殊不

見有韻無韻之別。今案文筆以有韻無韻為分。蓋始于聲律論既

興之後。濫觴于范曄謝莊。詩品引王元長之言云惟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而王融謝朓沈約揚其

波。以公家之言。不須安排聲韻。而當時又通謂公家之言為筆。因

立無韻為筆之說。其實筆之名非從無韻得也。然則屬辭為筆。自

漢以來之通言。無韻爲筆。自宋以後之新說。要之聲律之說不起。文筆之別不明。故梁元帝謂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也。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立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言可文。案此休 襲蔚 宗之說而以有

韻爲 文也

案彥和聲律篇云。摛文乖張而不識所調。又云。亦文家之吃也。又云。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此所謂文。皆同隱侯之說。南史陸厥傳云。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蠶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

世呼爲永明體。又庾肩吾傳云。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是有韻爲文之說。託始范謝而成于永明。所謂文者。即指句中聲律而言。沈約旣云。詞人累千載而未晤。則文筆之別。安可施於劉宋以前耶。愚謂文筆之分。不關體製。苟愜聲律。皆可名文。音節粗疏。通謂之筆。此永明以後聲韻大行時之說。與專指某體爲文。某體爲筆之說。又自不同。然則以有韻爲押脚韻者隘矣。要之文筆之辨。繳繞糾纏。或從體裁分。則與聲律論有時抵牾。永明以前雖詩賦亦有時不合聲律。休文明云。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矣。或從聲律分。則與體裁或致參差。章表奏議在筆之內。非無高文封禪書記。或時用韻。今謂就永明以前而論。則文筆本世俗所分之名。初無嚴界。徒以施用於世俗與否爲斷。而亦難於晰言。就永明以後而論。但以合聲律者爲文。不合聲

律爲筆。則古今文章稱筆不稱文者太衆。欲以尊文。而反令文體狹隘。至使蘇綽韓愈之流起而爲之改更。矯枉過直。而文體轉趣於枯槁。磔裂章句。隳廢聲韻。而自以爲賢。夫孰非襲積細微。轉相凌架。文多拘忌。傷其眞美者之有以召釁哉。故曰。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于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畧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以上言選文以清英爲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以上言尊經不選之意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畧諸。以上言子以立意爲宗而文未必善故不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

之語。辨士之端。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以上言子史載言雖美不取

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以上言不選史之意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沈思。

義歸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以上言不選史而選史之贊論序述之意。篇什謂文章之單行者

案此昭明自言選文之例。據此序觀之。蓋以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沈思。義歸翰藻爲貴。所謂集其清英也。然未嘗有文筆之別。阮君補苴以劉彥和梁元帝二家之說。而強謂昭明所選是文非筆耳。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下曰。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

于辭賦。則謂之文。此言古之學二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

者。汎謂之學。此言儒分爲二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

流。汎謂之筆。此言分爲二而指明今之所謂筆之義界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謂之文。此言今之所謂之義界又

曰。筆退則非謂成篇。此言即單篇亦即昭明所云篇什進則不云取義。謂有所立義如經史子然神

其巧。惠筆端而已。此言筆但以當時施用能達意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即昭明所謂綜緝辭采錯比華亦

藻即翰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所謂有韻爲又情靈搖蕩。即前所云吟咏風謠流連哀思亦即昭明所

此如而古之文筆。其源又異。此言古之文筆以體裁分今之文筆以聲律分

案文筆之別。以此條爲最詳明。其於聲律以外。又增情采二者。合

而定之。則曰有情采韻者爲文。無情采韻者爲筆。然自永明以來。

聲律之說新起。所重在韻。但言有韻爲文。無韻爲筆。雖然。若從梁

元帝之說。則文筆益不得以體製分也。詳聲律之說。爲梁武所不

好。

見沈約傳

而昭明簡文。

與湘東王書推謝朓沈約之詩任防陸倕之筆

元帝似皆信從。固知風氣既成。

舉世仿倣。自非鍾記室。豈敢言平上去入余病未能哉。

李詳云。彥和言文筆別目兩名自近代。而顏延之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案此尙言筆文未分。然南史顏延之傳言其諸子。竣得臣筆。測得臨文。又作首鼠兩端之說。則無恠彥和詆之矣。而南朝所言文筆界目。其理至微。阮文達擘經室文集。有學海棠文筆策問。其子阮福擬對附後。卽文達所修潤也。擬對畧云。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于通變。質于心用。徒能揚推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適會。情靈搖蕩。福又引彥和無韻爲筆。有韻爲文。謂文

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沉思翰藻。吟咏哀思。故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從聿。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爲筆。詳案阮氏父子。斷斷於文筆之別。最爲精審。而以情辭聲韻附會彥和之說。不使人疑專指用韻之文而言。則於六朝文筆之分。豁然矣。謹案李氏之引文心。不達章句。延之論筆一節。本不與上八句相聯。其言言筆之分。與其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之語。自爲二事。未見其首鼠兩端也。阮福之引金樓。亦不達章句。中間論今之所謂學數語。引之何爲。又永明以來。所謂有韻。本不指押韻脚而言。文貴情辭聲韻。本於梁元。亦非阮氏獨創。至彥和之分文筆。實以押韻脚與否爲斷。並無有情采聲韻爲文之意。阮氏不能辨于前。李君亦不能辨于後。斯可異已。又案彥和他篇。雖分文筆。而此篇則明斥其分別之謬。故曰。文以足言。理

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師法彥和者。斷從此篇之論可也。

顏延之以爲筆之爲體至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此一節爲一意。先序顏延之言筆之分。中舉證以駁之。終述己意以折顏。顏延年之說。今不知所出。宜在所著之庭誥中。蓋顏氏嘗多論文之辭。而頗多疏失。如詩品下引王融之言曰。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即延之之謚乃云律呂音調。其實大繆。延之論音律。而見諂于元長。亦猶論言筆而見諂于彥和矣。顏氏之分言筆。蓋與文筆不同。故云筆之爲體。言之文也。此文謂有文采。經典質實。故云非筆。傳記廣博。故云非言。然易明有文言。是經典亦可稱筆。彥和以此駁之。殊爲明快。近世阮氏謂文非經史子。而亦引文言成說。可謂矛盾自陷。與顏氏異代同惑者矣。

若筆不言文。不字爲爲字之誤。紀氏以此一字不憊。而引郭象注莊之語以自慰。覽古者宜如是耶。

予以爲以下數語。言屬筆皆稱爲筆。而經傳又筆中之細名。同出于言。同入于筆。經傳之優劣在理。而不以言筆爲優劣也。信如此言。則上一節所云文筆之分。何不可以是難之。以此而觀。知彥利不堅守文筆之辨明矣。

分經以典奧爲不刊。分當作六。

昔陸氏文賦至知言之選難備矣。此一節言陸氏文賦所舉文體未盡。而自言圓鑿區域大判條例之超絕于陸氏。案文賦以辭賦之故。舉體未能詳備。彥和拓之。所載文體。幾于網羅無遺。然經傳子史。筆劄雜文。難于羅縷。視其經畧。誠恢廓于平原。至其詆陸氏非知言

之選。則亦尙待商兌也。

凡精慮造文至益有徵矣。此一節言作文須術。而無術者之外貌。有時與有術者外貌相同。譬諸調鐘張琴。其事匪易。而庸工奏樂。亦時有可取。究之不盡其術。則適然之美不足聽也。

案部整伍至辭氣叢雜而至。此言曉術之後。未必所撰皆工。初求令章靡疚。所謂因時順機。動不失正也。天機駿利。或有奇文。所謂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也。然不知恒數者亦必無望于機入其巧矣。

視之則錦繪四句。此頌文之至工者。猶文賦末段所云配金石流管絃耳。黃氏評四者兼之爲難。直是囁語。

思無定契每理有恒存。八字最要。不知思無定契。則謂文有定格。不

知理有恒存。則謂文可妄爲。救此二流。咨惟舍人矣。

總 術

總
術

二百五十

附錄

物色第四十六

長沙駱鴻凱紹賓譔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至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此言寫景文之所由發生也。夫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本風榮。臨年共悅。凡夫動植。且或有心。况在含靈。而能無感。是以望小星有嗟寔命。遇芟梅而怨愆期。風詩十五。信有勞人思婦觸物興懷之所作矣。何況慧業文人。靈珠在抱。會心不遠。眷物彌重。能不見木落而悲秋。聞蟲吟而興感乎。爾則寫景之篇。充盈文囿。非無故也。

陸機文賦曰。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鍾嶸詩品序曰。氣

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靈。形諸歌詠。又曰。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昭明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曰。或日因春陽。具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簡文答張纘示集書曰。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簷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蕭子顯自序曰。若乃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鶩。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陳後主與詹事江總書曰。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

差。望巨波之滉瀟。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此諸家之言。皆謂四序之中。緣景生情。發爲吟咏。與劉氏之意正同。

是以詩人感物至辭人麗淫於繁句也

此言詩騷漢賦寫景遷變也。詩人感物連類不窮者。明三百篇寫景之辭所以廣也。賦體之直狀景物者。姑置無論。即比興之作。亦莫不假於物。事難顯陳。理難言罄。輒託物連類以形之。此比之義也。外境當前。適與官接。而吾情鬱陶。借物抒之。此興之義也。比有憑而興無端。故興之爲用尤廣于比。舉例明之。興有物異而感同者。亦有物同而感異者。九戩鱗魴。鴻飛遵渚。二事絕殊。而皆以喻文公之失所。牂羊墳首。三星在罍。兩言不類。而

附錄

四

皆以傷周道之陵夷。此物異而感同也。柏舟命篇。邶鄘兩見。然邶詩以喻仁人之不用。鄘詩以况女子之有常。欂杜之目。風雅兼存。而小雅以警得時。唐風以哀孤立。此物同而感異也。夫其託物在乎有意無意之間。而取義僅求一節之合。如關雎詩人僅借雉鳩攀而有別以起興非即以雉鳩比淑女也與之在詩。所以為用無窮也。

關風九罭傳云。九罭。綬罭。小魚之網也。鱒。大魚也。疏引玉蕭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又鴻飛遵渚。傳云。鴻不宜遵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遵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小雅蒼之華傳云。群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罍。言不

久也。箋云。定道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文心雕龙札记

丛书名 =

作者 = 黄侃著

出版社 = 文化学社

出版日期 = 1927

形态项 = 254 ; 32开

页数 = 254

原书定价 =

读秀号 = 000005850063

SS号 = 10504536

ISBN = 1206.2

分类号 = 09030202

主题词 =

参考文献格式 = 黄侃著. 文心雕龙札记. 文化学社, 1927.

简介 = 本书系关于《文心雕龙》中之《序志》、《神思》、《体性》、《风骨》、《声律》等20篇的学习笔记, 并对清黄叔琳注中纰缪遗脱之处加以指正。卷首有题辞及略例。书末附录骆洪凯的《物色第四十六》。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页
附录页